

如何以「公主爱上了那个清冷至极的太傅」为开头写一个故事？



目录

（已完结 全文4w字）

《月色撩人》

——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

——我读圣贤书，行的是君子端方，可我终究不是圣人，
我也会为一句“有所求”而不择手段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序】

“公主爱上了那个清冷至极的太傅。”

仅仅一个晚上，这消息便迅速成了宫人们茶前饭后的热点话题，就连刷恭桶的宫人们都要趁着管事公公不在的时候叭叭两

句，因为八卦中心正是陛下指婚5次和亲2次，却全部都连宫门都还没出便均以失败告终的，21岁还未嫁出去的“高龄”公主六殿下。

众人纷纷在传，正是因为六殿下爱上了太子太傅所以使尽一切手段为太傅守身如玉，尽管太傅清冷至极但六殿下仍然痴心不改云云，仅仅一个晚上，原来“七嫁惨败”的公主形象便瞬间光辉高大起来。

而刚刚听闻了此事的六殿下本人，看着面前的《痴心公主冷情郎》《六公主追冷面太傅的那些年》《专情六殿下火辣辣》《论七嫁七败背后的秘辛》……成功摔了杯子！

人间清醒六公主x不择手段迟太傅

太傅的漫漫追妻路，前面节奏可能比较慢，但太傅真的值得！喜欢的话别忘了双击屏幕哦~

1

华鹭宫

日上三竿兮，有一美人兮，衣衫不整兮，靠于床榻兮……

打住，还是说人话吧。

我，本朝尊贵的六公主高兰梓，在昨日迈入了二十一岁的门槛，并在迈门槛的时候在宴会上成功喝到了断片。而此时本来应该是一觉睡到自然醒，一边享受着按摩、一边喝着解酒茶的

享受时刻，却骤然被一条惊天霹雳般的消息生生清空了我本就一片空白的大脑。

在地上无辜的瓷碗碎片的注视下，我忍着宿醉的难受，一手按着突突直跳的太阳穴，一手颤颤巍巍地指着绿豆糕：“你说什么？再说一次？”

窗边一身绿色衣裙，梳着丫鬟发髻的姑娘吞了口唾沫：“公主，现在宫里都在传，说是公主喜欢太傅大人！”

“哪个公主？”

“六公主，也就是您本人。”绿豆糕小声嘀咕道，“况且……现在宫里没有出嫁的公主就只有您和10岁的十四公主了。”

我自动忽略了他后面一句话，嗓音里都带着颤抖：“哪……哪个太傅？”

绿豆糕扯着嘴角答：“太子太傅迟墨。”

“行了，先别说了”桂花糕一身浅粉衣衫，又端了一碗醒酒茶来，“没看殿下正头疼吗？”

每当你头疼的时候，总会遇见更让你头疼的事情。比如我那糟心的便宜弟弟！

“皇姐皇姐，原来你喜欢迟太傅啊？！”听听，这欢喜雀跃的声音！

太子高璟弈抱着一叠小书，直接踢开了我房间的门。

我从碗里幽幽抬起了头。

高璟弈看见屋里的场景，尬笑了两声：“皇姐你，哈，还没起啊？”

我扯了扯嘴角：“太子殿下，您皇姐我好歹也是个女的吧？”

“这不，都是一个澡盆子里洗过澡的交情，皇姐你身上哪儿我没见过。”高璟弈磨磨蹭蹭到桌前坐下，不敢看我，“下次一定，下次一定！”

我磨了磨后槽牙：“那都多少年前的事了？你都多大了太子殿下！”

高璟弈咳了两声，生硬地转移了话题。只见他将怀里的一叠小册子放在桌上，有些讨好地冲我笑道：“皇姐，我就说你怎么七嫁七败呢，原来是喜欢迟太傅啊，你早说嘛，弟弟我肯定帮你呀！”

“.....”

“虽然迟太傅是个面冷的，还年长了皇姐许多岁，不过迟太傅生得好啊，一看就是皇姐喜欢的，嗨呀，我之前没有想到呢？”

"....."

“不过皇姐你是什么时候喜欢上太傅的呀？今早起来听说文监局的洛九华连夜写了小册子，我可是费了些心思才从他手里拿

到的，这本是说皇姐你10岁那年落水被太傅救起来一见钟情。”

桂花糕揉着我太阳穴的手指顿了一下，有些抖。

“这本说是小时候在学堂时皇姐对太傅日久生情……”

绿豆糕默默往身后退了一点

“这本是说皇姐8岁那年闯进太傅沐浴的地方……咳，然后对太傅一见钟情，情窦初开……”

我将还没喝完的茶摔在了地上，我发誓，如果不是看在 he 从小和我一起长大一起掏鸟窝替我背过几次黑锅，这一份在深宫中难得的拳拳姐弟情……好吧也许大部分是因为他是太子，我早就把这碗砸在他脑门上了！

高璟弈一脸错愕地抬起了头，眨了眨那双无辜的、迷蒙的、水汪汪的大眼睛。

我朝他友善地笑了笑。

他愣了愣，然后干净利落地起身：“皇姐你好好休息我想起我还有迟……课业没完成我先回去了皇姐再见！”

好家伙，行云流水，十分熟练。

大殿里一时很安静。

我看了看桌上没来得及带走的小册子：“绿豆糕，把那堆……小册子给本宫拿来。”

洛九华，本宫倒要看看，你能写出个什么花样！

2

合上最后一本《痴心公主冷情郎》，我揉了揉微微泛红的眼睛。

绿豆糕：“殿下，您怎么哭了？”

“写得真的挺好，这么多年痴心一人，却碍于各种原因将这份情深埋心底，至死不渝，非君不嫁。”我说道，“如果我不是高蔺梓本人，我都信了。”

一旁的桂花糕欲言又止，斟酌了老半晌还是开口道：“那殿下可是真的喜欢迟太傅？”

“怎么可能！”我打断道，“那可是我老师啊！”

“奴婢还以为殿下七嫁七败真的有什么原因呢。”绿豆糕叹道。

“都是命，”我叹了口气，“谁让我叫高蔺梓呢？”

高蔺梓，高龄子。

都怪父皇！

3

迟墨是个天才，而且是个漂亮的天才。

十六岁时高中三甲，被我爹钦点为状元，随当时皇家学堂的严太傅做助教。我那亲爹喜欢迟墨喜欢得不得了，因此当时他在朝中也算是风生水起，不过迟墨本人自那时起就是清清冷冷的性子，不卑不亢，冷淡疏离。

不过显然那时只有八岁的我是不知道这些事情的，唯一知道的便是学堂来了位超级无敌霹雳好看的小公子。虽然小公子不太爱笑，但是礼貌客气对大家也挺好的，这些相对于那个五十多岁一脸皱纹快退休而且还超级严厉喜欢打手心的严老头简直是全方位的碾压！

所以那时候.....我好像，十分喜欢粘着迟墨。

我抠着脑袋绞尽脑汁地回忆之前的事情，却发现自己真回忆不起什么了。

就记得迟墨那时候是严太傅的助手，很多课业的检查都是迟墨负责的，自己每次背不出文章的时候好像都会黏着他撒娇，然后总喜欢溜出宫去迟墨家里玩，十岁的时候掉进迟墨家里的水池里被他救了起来，我还被亲爹赏了十鞭。

后来十二岁的时候严太傅致仕，迟墨便成为了学堂的太傅，我朝最年轻的一位太傅。好像.....自那以后慢慢地也就没之前那么随时黏在一起了。

然后.....好像就是十四岁那年，误闯进了迟墨沐浴的地方。不过真的天地良心，我真什么都没有看见，迟墨那时速度快得

跟那啥一样。

之后到现在，我跟迟墨，也就是曾经的师生，现在的朝臣与公主，平常见了面行个礼，最多寒暄两句的关系。

4

“不过……”桂花糕开了口。

我给了她个眼神，示意你快说。

“不过迟太傅生得好看，刚好不正是……殿下喜欢的模样吗？”

我白了桂花糕一眼：“你看我像是色中饿鬼？”

看着桂花糕和绿豆糕的眼神，我长叹一口气。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你们会跟自己父亲在一起？”

“根本不可能好吧！”

出门后，绿豆糕朝桂花糕弱弱地开口：“那殿下为什么反应这么大？”

桂花糕：“可能是不想同自己‘父亲’传得不清不楚吧。”

然后两块糕一起做了个噤声的动作：这“父亲”一说切不可再谈。

5

我本以为像迟太傅那种清冷如谪仙般的人是不会在意这么宫中传闻的，事实证明，人家确实不在乎。

迟墨一身朝服，长身玉立，人随便往那一站，就是君子端方，公子无双。

在朝露殿门口碰见他的时候，我心里就跳了一下，笑容显些僵在嘴角。

端端正正地打了个招呼：“太傅大人。”

他一如往常：“六殿下。”

喜安公公目光在我两之间徘徊了几圈，满脸笑意地说：“陛下说，六殿下和太傅大人到了一起进去便好。”

喜安公公的目光让我想起了那些话本里面的画面，顿时脸有些热。用余光瞟了眼迟墨，不动如山！

得，反正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不是我。

6

朝露殿是我爹处理政务的地方，今日阳光很好，暖色的光穿过窗户照进桌案，将一叠一叠奏折晃得金光闪闪，我爹就坐在一

堆金光之中，活像一尊佛。

“佛”放下了朱笔，看了下方的我和迟墨一眼，不怒自威的声音在殿内缓缓响了起来：“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

“父皇，没有的事，都是瞎传”我连忙接下了话头，“蔺梓马上就去收拾乱传的人！”

我爹瞪了我一眼，我悻悻闭上了嘴。

“迟爱卿，你怎么说？”

迟墨一撩衣摆就跪了下来，微微低着头，语气清冷而认真：

“回陛下，公主尊贵，微臣怎敢轻易染指。”

皇上没有让他起身，只是看了我几眼，我忙收回了暗中瞄迟墨的目光，专心看着地面。大殿里一时十分安静。约莫过了半盏茶的功夫，皇上像是叹了口气，然后靠在了椅背上，看着我语重心长的说道：“细心思量，莫要失了皇家体面。”

我与高璟弈同是先皇后所生，六岁时母后去世，那年高璟弈只有一岁，父皇很爱母后，母后去世之后，父皇相对于其他兄弟姐妹，便格外多疼我与高璟弈一点。而高璟弈是被作为继承人培养的，故而我也就捡了漏，成了最受宠的六殿下。

听见我爹的话，我赶紧点头应了下来。堂堂皇室中人，竟然成为大家茶前饭后的谈资，这实在是失皇家颜面！

喜安公公“哒哒哒”地跑了进来，说是新科状元郎薛元淇到了。

“行了，你回去吧。”我爹对我下了逐客令，“迟墨留下。”

出去时无意瞥见我爹桌上有一本小册子《痴情公主冷情郎》，我心情一时变得无法言说起来。

俗话说得好，惊喜总是一个接着一个的。这不，我还没走到门口，就跟门口进来的人撞在了一起。

喜安公公一把扶住我，对面的人也一面不助地谢罪一面手忙脚乱地来扶我。

“没事没事，你快进去吧。”料想这就是昨日才钦点的状元郎薛元淇了。

可能是朝服还没有做好，薛元淇一身玄衣又朝我行了一礼，脚步有些慌乱地匆匆错过我往里面走。

我立在原地理着衣袖，他从我身边过去时，玄色腰带勾勒出的极好看腰身以及一块坠着的暖白色玉佩从我眼前一晃而过。立时我脑子就像是打开了什么开关一样闪过了一个画面：

月色朦胧，汉白玉的亭子，碎了一地的酒壶与溢出来弥漫了空气的酒香。我把一个玄色衣裳的男的压在亭子上亲吻，黑色的发纠缠在一起，他玄色的衣裳与身下白色的扶栏融在一起，就像是天上皎洁的月亮与墨色的夜空难以分割。我看不清男子的脸，只记得彼此呼吸出的热气，与暖白色玉佩时不时击打汉白玉时发出的声音。

我心里凉了半截，不会吧？

忙一把抓住薛元淇的手：“昨日我生日宴，你可去了？”

薛元淇被我抓着，有些懵懂的脸顿时爆红：“回六殿下，我.....臣.....元元淇去了。”

看着眼前唇红齿白脸颊通红眼神躲避的新科状元郎，再看了看他腰侧的暖白色玉佩，我心里彻底凉了：“没事了，你快去吧。”

高蔺梓你可真行，人上午被封状元郎，好家伙你晚上就把人家轻薄了！

同薛元淇在门口的拉拉扯扯都在我爹视线的盲区，我一路目送薛元淇朝我爹行礼，想起昨晚那画面，耳根有些烫。

最过分的是你竟然还把轻薄了人少年郎这件事忘的一干二净！

瞧着瞧着，就被一旁的一道目光烫了一下。

迟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一旁，目光极沉地看着我。

我瞧了瞧位置，料想门口这拉拉扯扯定是都被他看了去。有点心虚，感觉是做坏事被发现了一般，摸了摸鼻尖，转身出了朝露宫。

沐浴着外面暖洋洋的阳光，此刻的我只想说：昨日一时酒醉尽荒唐，今朝睁眼事事皆悲凉。

高蔺梓啊，你可长点心吧！

7

回去的路上，我满脑子都是昨晚亭子里的荒唐事，直到第二天醒来看见《痴情公主冷情郎2》，才想起我昨儿忘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于是乎带着桂花糕和绿豆糕就杀去了文监局。

“洛九华你行啊，才一天你都把连载搞出来了，你出息了啊！”我抄起手边的书就朝洛九华砸了过去。

“谬赞谬赞，主要是大众反应好反应好~”洛九华接了我砸过去的书，轻轻地放在一边。

“！！！！朝廷给你俸禄是让你写这些话本的吗？！”

洛九华躲在离我几米远的凳子后面：“哎哟六殿下，朝廷的俸禄哪够哦，你是不晓得下官上有八十老母，下有嗷嗷待哺的孩子，还要日常应酬，我得赚点小钱……补贴补贴。”

洛九华冲我笑着讨饶，我更是气不打一处来：“那你就埋汰我啊？你知不知道妄议皇家事是什么罪？我看你是真不想活了？”

洛九华从凳子后面躲到了桌子后面，理不直气也壮：“今早喜安公公才在我这里拿了2，陛下都默许了！”

我：？？？

我：！！！！

我爹亲自下场嗑我cp？？？

我气得手都在颤抖，指着面前的始作俑者：“都是你！洛九华我宰了你！”话落，我便又随手抄了一本书就朝他冲过去。

洛九华惊呼一声便朝门口跑：“六殿下你冷静！皇家仪态！公主仪态！”

就在此时，门口突然进来了一个颀长的身影，洛九华一下便钻到了那人身后：“太傅大人救命！”

8

待看清了眼前的人，我一下子就少息立正了。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了，自己明明也知道是些莫须有的事情，可就在看了那一堆话本之后，每次见着迟墨，都有种口干舌燥头皮发麻的感觉。

“太……太傅。”

差点把舌头咬了，tui~丢人！

迟墨一身墨蓝色锦袍，眉头微微蹙着，我料想他该是要说我没有一点公主仪态了。可是这男人真的是该死的好看！

“这打打闹闹的，殿下莫要伤了自己。”

洛九华：？？？谁伤谁？？？

迟墨的嗓音偏沉，每一句话的尾音都会带着些微的磁，电得人心里一跳。

我还没说话，就见迟墨朝我伸过来了手，拿走了我手上随手拿的一本书。也就是这时，我才看见了这本书的书名，耳朵瞬间一烫。

就见那书上明晃晃的8个大字：痴情公主冷情郎2

从小的教导告诉我，要尊师重道，不能从老师手里抢书。可是当故事男主角站在我面前一脸认真地看着那本不可言说的书时，那感觉，别提了！

我干笑两声：“太傅大人，我突然想起宫中还有些事，就先告辞了。”

“殿下。”

话音刚落，便被迟墨叫住了脚步，我回过头，扬起一抹尴尬（不）尬（是）而不失礼貌的微笑：“怎么了？”

迟墨看了我一眼，淡淡地说道：“外面落了雨，臣送殿下回去吧，莫要淋湿了。”

“哈.....怎敢劳烦太傅，桂.....”我转头一看，桂花糕和绿豆糕连带着洛九华都不见了踪影。

优秀！这雨下得十分“及时”，人也消失得十分“及时”！

从文监局回华鹭宫的路上，我“坦然”地接受了宫人们暗戳戳的注目礼。光这一路，我就读出了“六殿下和太傅大人雨中漫步~”“六公主离追到太傅又近了一步！”“六殿下加油！”等不重要的信息。唉~

到华鹭宫时，我才发现迟墨右侧已经湿透了。他高我许多，这一路上估计是把伞都让给我了。

伸手解下了披风递给迟墨，心叹幸亏今日的披风挺中性的：

“多谢太傅大人，不过碍于男女有别，蔺梓就不请大人进去了，这披风给您，”我目光指了指迟墨湿了的右边，“别受凉了。”

迟墨接过了披风：“多谢殿下。”

我行了一礼，然后转身进去了。

开玩笑，要是让迟墨进来了，明天流言不得连我俩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不过就今天迟墨送我回来这事，估摸着赶明儿《痴情公主冷情郎3》就出来了。

迟墨撑着伞孤身站在雨幕中，直到看见高蔺梓的身影彻底消失之后，才缓缓离开。

只可惜，她不曾回过头。

9

“六殿下，太子殿下同薛大人正在里面议事，需要奴才去通报一声吗？”

立在东宫门口，我看了看手中亲手给高璟弈做的八宝酥：“没事，本宫在外面等等就好。”

女人每月都要来一次亲戚，而高璟弈每月都要吃一次八宝酥。
惯得他！看来要赶快给他找个太子妃，然后教她做！

坐在亭子里，我掏出一把瓜子慢慢磕着。

这几日我都没有出宫门，故而《痴情公主冷情郎》也就连载到了第三本，主要情节就是雨中漫步，洛九华那文笔，可以说是将那画面描写得那叫一个美，将本公主当时小鹿乱撞、想触碰却又有顾虑、爱到深处却又要极度克制的心态刻画得淋漓尽致！

别问我为什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因为我床头端端正正地摆着《痴情公主冷情郎》1~3部。

不错，你们没有听错，本公主宅在宫中这几日，已经开始自己嗑自己的cp了。还真挺上瘾的。

有时候还同桂花糕和绿豆糕一起讨论讨论，比如第二部里面讲公主的回忆时，说是8岁勇闯迟墨浴池，其实不然，是14岁。

看了之后还不得不说，这话本写得是真不错，有模有样的。

待一包瓜子嗑得差不多了，一个身穿朝服的人从里面走了出来。

“见过六殿下。”薛元淇一身朝服，脸颊偏红，一双大眼睛有些躲闪。

瞧着眼前唇红齿白，带着几抹羞色的少年，我一面在心里嘀咕着没想到这么一看，这状元郎生得倒还不错；一面笑着说道：

“薛大人好。”

薛元淇抿了抿唇站在旁边，也没走开。

我疑惑地看了他一眼，这人又不走又不说话，站这里是有事？

出于有点愧疚的心里，我开始找话题：“薛大人现在在何处任职啊？”

薛元淇应得倒是快：“挂职在翰林院，不过皇上让下官先随着迟太傅做事。”

迟墨？我脑仁一疼，好几天没听见这个名字了。

“恩，挺好的”我说道，“瞧着薛大人一身朝服，是刚下朝就来了？”

“恩，刚……”薛元淇话还没说完，肚子就发出了“咕”的一声，那声音在安静而开阔的院子里，显得格外清晰。

看着薛元淇爆红的脸，我强压住脸上的笑意。

这是早饭还没吃就去上朝然后到现在都快晌午了还没吃东西？？？

我将手旁的餐盒打开，往他那边带了一下：“吃点填下肚子吧。”

餐盒里的八宝酥色香诱人，一块一块，乖巧得躺在盒子里。

“不不不，这这……怎么能。”薛元淇又开始结巴了。

见他可爱的紧，我捏了一块八宝酥递到他面前，没忍住笑意：

“行了快吃吧，难道薛大人是在等本宫喂你？”

10

“皇姐！”高璟弈笑着快步走过来，身后跟着迟墨，脸色有些沉。

高璟弈大大咧咧地坐我身边，拿了块八宝酥，冲薛元淇说道：

“元淇，你可是除了父皇和本宫之外，第一个吃皇姐亲手做的八宝酥的人！”

高璟弈像是故意的，将“第一个”咬字咬得有些重。

薛元淇像是被噎了一下，我瞪了高璟弈一眼，谁知他朝我眨了眨眼睛，又说道：“皇姐你不会是专门挑了个元淇在东宫的日子来偶遇他的吧？皇姐你处心积虑哦~”

“咳咳咳……”薛元淇成功被噎到了。

“你闭嘴吧你！”我在桌下踢了高璟弈一脚，顺手替耳朵通红不敢看我的薛元淇拍了拍背。

眼瞧着高璟弈又要“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了，迟墨竟然先于我而开了口：“太子殿下，慎言。”

我瞄了瞄迟墨，他垂首看着地面，看不清眼神。不过那脸色比刚才还沉，声音也比平常更低。

我们三人顿时都没说话了.....

片刻后，薛元淇起了身，说是自己还有些事就先告辞了，走了几步突然回过身，脸还红着，说话依旧磕磕巴巴：“微臣.....在京中置了一处府邸，三日后办了场宴算是.....庆贺初来京城高中.....”

我瞧着他眼神直愣愣地看着地面，头越垂越低。

“不知.....不知公主殿下.....可可愿前来赴宴？”

“行啊。”我笑道。

薛元淇一下子抬起了头，眼睛里亮晶晶的：“好好，那.....微臣告退。”

薛元淇走了之后，迟墨也离开了，礼仪周到，就是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脸色是吓人的难看。

我转头看着高璟弈：“迟太傅怎么了？你今天惹他生气了？”

“没啊，刚才在里面还好好的！”高璟弈做无辜状，“不过皇姐，你这是.....铁树终于开花了啊？！”

我：“？”

高璟弈囫囵吞下一块八宝酥，解释道：“薛元淇是新科状元郎，同我相谈甚欢，谈吐为人都是顶好的，虽不及当年的迟太傅，不过也算是年少佼佼者了。”

“江南富商，家底殷实，却没有一丝铜臭气。皮相也生得不错。虽然年龄上比皇姐小上那么一岁，不过重点是是个人都能看出元淇兄喜欢你啊！”

高璟弈越说越来劲：“而且我看皇姐对他也挺好啊，温言细语，不仅答应去赴宴，还把亲手做的八宝酥都亲手喂给他吃！”

我塞了个八宝酥塞到高璟弈嘴里：“你知道什么，你闭嘴吧！”

那是他喜欢我吗？他那是害羞！

那是我喜欢他吗？我那是.....那是愧疚！

那晚的事又不能明着解释，真是，有苦说不出！

“那皇姐你到底对元淇兄怎么想的？没一点点感觉？”高璟弈扑棱着他那双大眼睛。

“没有！我看就是迟太傅对你太温柔，课业太少，让你闲得，这一天天的就埋汰你姐我了！”

“真没有？我不信.....”

“看来得让迟太傅给你加加课业了！”

高璟弈瞬间苦了脸。

11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哎，今早才从宫中拿到的《痴情公主冷情郎3》，还是热乎的呢！”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哎~~”

“别挤别挤，一个一个来，十文一本，十文一本！”

今日是薛元淇办宴的日子，在等着高璟弈完成了课业之后已是下午，我们便一齐出了宫。

我愤愤然甩下了车帘，将外面一群人疯抢话本的热闹场景隔绝在外。

高璟弈小心翼翼：“皇姐，听说是这话本在坊间很受老百姓喜欢，每次出书都很快被洗劫一空，而且现在茶楼说书的，都是讲得这本书。”

我闭着眼靠在马车上，十分用心地感受着马车的行进路线。

“洛九华也是瞧着大家的反应挺好，这才继续写得嘛，”高璟弈顿了顿，“皇姐，我觉得吧，既然父皇都没阻止这个事情，那要不，你就适应适应？”

话音未落，就听见有人路过马车时的谈话声：“哎，你抢到书啦？给我说说第三部里讲了啥呗！”

这老百姓怎么这么八卦？

“说了太傅大人和六公主浪漫的雨中漫步！哎哟喂，那叫一个郎才女貌啊！”

这人语气激动得有些过分了啊！

“真的吗？那敢情好啊，就是不知道第四部什么时候出来哎，想看第一部那种勇闯浴池的刺激剧情！”

喂这位兄弟你可能会因为ghs而被抓起来哦？！

“那得让我们这位六殿下努把力啊！”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太傅大人这块冰坨子才能被公主拿下，化成一滩水哦~”

两人说话的声音渐行渐远，我在心里感叹道：这糟糕的对话！流言果然要人命啊.....

一旁传来了快压不住笑的声音，我将眼睛睁开一条缝睨着高璟弈：“行了你快笑出来吧，憋不死你。”

高璟弈知道我曾是从迟墨教出来的学生，何况迟墨清冷至极，是不染俗世的无双公子，遂也只是听了几句玩笑话，同我一路打哈哈到薛府门口。

日近黄昏，街道上的摊贩们也都在收拾东西回家了，而长兴街道的薛府门口才正是热闹的时候。京城房价不低，要在市中心的长兴街道买下一座宅子，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打理好，想必是家财雄厚。而当我下了马车，看见薛府门口两个金光闪

闪的“石”狮子时，还是差点被晃瞎了眼，看来薛元淇这“江南富商”不是一般的“富”啊！

薛元淇一身白衣站在门口亲自迎接着宾客们，见我下了车，匆匆过来朝高璟弈与我行了礼。

见我看向那两头狮子的目光，薛元淇讪笑道：“家父的一些小爱好，元淇实在阻拦无力，让六殿下见笑了。”

“无碍无碍，”我摆了摆手，“不过薛状元才入仕，还是低调些好。”

薛元淇一下子正色：“谢六殿下提点。”

才说了不过几句话，其余来的人似是看见了我们这边，纷纷朝我们涌来。

高璟弈往前走了小半步，将我挡在身后：“皇姐一向不喜人多，不知元淇兄……”

高璟弈话还没说完，薛元淇便接过了话：“是微臣大意了，微臣这就带六殿下从侧门进，殿下开宴前可在后院转转，那处安静。”

“不用了，你让小厮带本宫去就行。”离开前，我拍了拍高璟弈的肩膀。

姐撤退了，你就好好拓展关系人脉积累资源吧。

12

青瓦红木，回廊石亭，假山流水……这薛府内里倒是雅致许多，像个读书人的府邸，不似外面那两头狮子一般“富态张扬”，料想是打理府邸时薛元淇是确如他说的那般，同自己父亲据理力争了。

想着薛元淇那面红耳赤与自己父亲据理力争，四书五经与金钱铜臭的battle，不禁有些笑出声来。同时，耳边也传来一阵隐隐约约的琴声，松沉而旷远，听那琴音倒是个拨琴的高手，但那琴音却沉得叫人难受。

我顺着琴声慢慢溜达过去，绕过了圆形的拱门，走过流水的小桥，发现了掩映在一片梅林中的屋子：“洗梅室”

这薛元淇倒还是风雅之人。只是并非冬日，这满眼梅枝……看着凄凉。

轻轻推开门，门口的风铃发出一阵声响。入眼是满眼的书架，琴声也渐渐清晰起来。

琴音不再松沉而旷远，而变得细微悠长，似人语，也似心绪，就像是有人在低低地吟着诗：“梅落繁枝千万片，犹自多情，学雪随风转。”

笑着将脑子里凄凄惨惨的画面甩出脑子，转过最后一格的书架，待看清弹琴人后，生生停住了脚步。

原本四四方方的窗户被建成了一轮圆月的样子，月下是一方矮矮的黑色木桌，桌角放置着一个花瓶，瓶中斜插着两截梅枝。

迟墨一身深蓝色袍子坐在桌前，一个个伤而不悲的琴音从他修长的十指下面跳跃出来，黄昏时分的晚霞从窗中映进来，映在那张古朴的古琴上，他的十指就像是在灿灿霞光中跳舞。

他侧着身子微微低着头，长而密的睫毛垂下来，上面有星星点点的霞光在跳动，高挺的鼻梁连着轻抵的唇，以及露出来的颈线，在落日的余晖里留下了一个此生难忘的侧影。

一曲闭，十指轻轻按住还在微微颤抖的琴弦，他像是感觉到了侧后方有人，回过头朝我所在的方向看了一眼。

他坐在满地的霞光之中，而满地的霞光就失了颜色。

我回了神，用眼神按住了要起身行礼的迟墨，笑着说道：“没想到太傅也来了，我印象之中，太傅一向喜静。”

迟墨扫了我一眼，语气很沉：“臣印象中，公主殿下虽喜热闹，却也不爱此类应酬场合。”

确实，我不喜欢这种大型社交现场，职业假笑太累了，还得七窍玲珑心思揣测别人说的话，然后字字斟酌地说话。

浅浅地一言带过：“所以这不躲后院来了吗。”

我朝迟墨走去，想要带过这个话题：“刚才听太傅弹琴，倒是与之前有些不同了。”

“哦？哪里不同？”

我俯身拨动了两根琴弦，一低沉、一清灵，缓缓在静室内扩散开来。

“蔺梓印象中，太傅的琴音是清冷入仙的。年少时缠着太傅教蔺梓学琴，却怎么都少了那脱俗的几分……而今日”我顿了顿，接了四个字，“琴音乱了。”

迟墨琴侧的手指微微动了动，我抬起了头：“太傅近来可是有什么……烦心事？”

猝不及防，撞进了他望向我的那一汪深潭中。我像是看见了一池如墨的水，没有一丝涟漪，也永远到不了底部。

我落入了水中

我隐隐约约看见包围我的黑色中有些什么划过，看不清是什么，却莫名的心悸。

我愣了愣，回过神来才惊觉我们靠得有些近了。他坐着，我俯着身子，落入他稍稍上抬的眼神中，不被那汪深潭拽下去时，能数见他纤长而浓密的睫毛。

从窗户跑进来的风慢了，屋檐下的风铃声缓了，我的呼吸声也轻了。

骤然起身，耳根烫得厉害。迟墨放在琴侧的手在我起身的瞬间抬起了一点，停顿了一下，又立刻放下了，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过。

门口突然传来一阵匆匆的脚步声，和门被打开，风挂过风铃的叮铃声。我一把拉住迟墨的手，将我们两个人塞到了屏风的后面。

来的是一个青衣小厮，进来后许是没见这人，四周环顾了一圈。我朝迟墨挤了挤，听那小厮嘴里念叨着：“奇怪，太傅大人去哪儿了呢？这马上开宴了。”

待小厮走后，我才松了口气。

“殿下这是作甚？”迟墨低头看着我。

我忙朝后退了几步，却撞到了身后的大花瓶，迟墨极快地伸手越过我扶住了花瓶。只是这下，我身后是花瓶，身前是刚刚靠过来，用手圈着我的迟太傅。

不过所幸，待花瓶稳了，他便放下手，往后退了一步。

我清了清嗓子：“咳……那个，想必太傅与知道关于……我们两宫内宫外的流言，若是让人看见你我共处一室，难免……”

我后面的话没说出口，难免《痴情公主冷情郎4》就出来了，难免我俩就多了一堆宝宝了！

迟墨的表情倒是没有太大的变化，沉默了片刻，他开口道：

“若是流言对殿下造成了困扰，不若……禁了便是。”

从屏风后面走出来，想起来时市面上百姓们抢话本、讨论剧情时脸上的轻松与笑意，我说道：“没必要，其实对我也没多大

的影响。”

“我记得太傅大人以前说过，一个国家的子民茶前饭后都是轻轻松松地聊着家长里短的琐碎事，这是好事。”

迟墨靠在屏风前，幽深的谭里泛起了涟漪，他说道：“国泰民安。”

他只是嘴角有些上扬，眼里带了点笑意，我便错开了眼神。

有的人是猪，岁月就是那把杀猪刀；而有的人就是酒，岁月使其变得更加醇厚。

13

关上洗梅室的门，当我转头看见门外的礼部侍郎、工部尚书以及一溜小厮都惊愕地看着从里面出来的我和迟墨时，我就听见了我内心深处的一个声音：“哦豁！”

尤其是在那一堆人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恰好路过，我们什么也没看见！”

尤其是那些人脸上明明写着“六公主和太傅大人从一个房间里一起走出来了！”“孤男寡女”“我嗑到现场了！”“大发！”……

尤其是他们匆匆离开前都给我了“六殿下加油！”的肯定和赞扬，以及恋恋不舍的眼神。

尤其是里面还有一只眼神一直在我同迟墨两人之间不停流转的洛！九！华！

因此到第二日，我不出意外的看到了洛九华连夜肝出来的《痴情公主冷情郎4》，值得庆幸的是：我和太傅的宝宝暂时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

不过当我翻开扉页，看见冯延巳先生的《鹊踏枝·梅落繁枝千万片》时，有种不好的预感就从我脊梁骨爬了上来。

“梅落繁枝千万片，犹自多情，学雪随风转。

昨夜笙歌容易散，酒醒添得愁无限。

楼上春山寒四面，过尽征鸿，暮景烟深浅。

一晌凭栏人不见，鲛绡掩泪思量遍。”

-----《痴情4》内容节选-----

日近黄昏，橙色与紫色交替的霞光铺满了整座院子，好似在用绚烂的颜色嘲讽着距离花期还远的干枯梅枝。有的如仙入俗世、有的似梅独凋零。

洗梅室里门窗紧闭，霞光被隔绝在室外，室内晦暗不明。

六殿下与太傅于书架前一坐一立，两人靠的极近，近得能感受到彼此呼吸扑在自己脸上。太傅耳根通红，微微向后想要拉开距离，谁知被六殿下一拉便又离得更近。

六殿下——手按着太傅的手，在他耳边轻轻地笑道：“太傅为何逃？”

呼出的气都喷在耳侧，太傅从耳根一路红到了白皙的脖子。一时间，空气里只剩下了有些重的呼吸声和格外清晰的心跳声。

六殿下微微偏头，唇轻轻划过了太傅的耳廓：“难道太傅……”

六殿下话还没说完，就被突然闯进来的小厮给打断了。

太傅条件反射地弹了起来，站直了身子，六殿下眼神很暗地看着突然闯进来的小厮，洗梅室中原本有的几分热意瞬间降到了冰点。

小厮也被刚才进来的一幕惊呆了，然后迅速跪在地上，瑟瑟发抖却语速极快：“宴会快开始了薛大人让我来请太傅大人过去，奴才什么也没看见，奴才告退！”然后起身出门关门一气呵成。

六殿下将目光重新放回立着的太傅身上，太傅行了一礼：“开宴了，宴上官员众多，殿下还是要注意些好。”

说完便匆匆出了门，耳朵通红……

我淡淡地合上了手上的书，淡淡地给自己倒了杯茶，淡淡地喝了一口。

绿豆糕睁着她那双渴望知识的大眼睛：“公主，这次书里说了什么啊？”说着，便想来拿我手里刚看完的书。

我把手一错开：“看什么看，这一天天的就知道看着话本，有正经事儿没？”

绿豆糕：“？可殿下你脸红什么啊？”

“热的。”

绿豆糕看了我一眼，拿起一旁的蒲扇给我轻轻扇着风，嘴里还喃喃道：“公主，听说现在薛府好多人拜访呢，都说想去看看薛府的洗梅室。听说薛大人为这事正头疼呢。”

“只是官员也就算了，薛大人和气，现在连市井上商贩、乞丐都想进薛府。”

薛元淇？我看了看手上的话本，薛大人在《痴情4》里面也出场了，戏份还不少。不过仔细读来，虽未明说，却总是处处都充斥着“薛元淇是个狐狸精”的暗戳戳指向。

简直不知道这个洛九华在想什么，无狗血不剧情，无三角不话本？

14

千灯会是本朝最为盛大的节日之一，传闻先祖皇帝与皇后便是于此日因为一盏灯而结识，此后几十年皆是恩恩爱爱，最后白头到老。遂将这一日定为千灯日，民间会举办盛大的千灯会，一则是为了祈福，二则是青年男女们互相表达相思之意。

看着窗外渐渐升至中空的太阳，听着耳边“咿咿呀呀~”的戏曲《痴情公主冷情郎》，感受着从心底盘旋而上的暴躁之意，我狠狠地吐出了口中的瓜子皮：“臭小子，敢让你姐等这么久？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昨日高璟弈便往我宫中递了信，说是自己身为太子理应为国家祈福，故而取得了父皇的同意，想约我今日一同去城外明华山的明华寺祈福，然后晚上一起逛逛灯会。只是这小子说早上要先去太傅府一趟，所以直接在明华山下见。

于是我就在明华山山脚处的一处茶楼，从上午等到正午，也不见这个人的影子！

正当我表情管理已经快失控的时候，门口匆匆进来了一个人，是高璟弈的近身侍卫贺铸：“参见六殿下。”

我眉头一皱，莫非是高璟弈出了什么事？

“六殿下，太子殿下被太傅大人留了下来，说是有要事商议，让小的来知会六殿下，太子殿下怕是今天来不了了。”贺铸面无表情，语速有些快。还将高璟弈亲手抄写的一大摞祈福词放在桌上。

“太傅大人？”我疑惑道，迟墨不是随随便便留人的性子啊，“可是出了什么事？”

贺铸愣一下，想是我语气有些慎重，他表情有一瞬间的龟裂，但又很快掩饰好了：“应该……没有什么大事。”

见贺铸那个微表情和有些迟疑犹豫的答话，我眯了眯眼睛，笑道：“那是不敢耽误太子殿下同太傅大人议事的。”

贺铸暗暗吞了口唾沫，告了声罪，麻利地跑了。心里默默为自家殿下点了根蜡。

见贺铸离开的背影，我磨了磨后槽牙，好呀高璟弈，如果你是因为什么正经事联合迟太傅骗我还放我鸽子也就算了，不然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看着桌上的那一摞祈福词就仿佛看见了高璟弈那张人畜无害的脸：皇姐你看我真的是诚心祈福的我真的没有故意放皇姐鸽子！

深深呼了一口气，将桌上的祈福词仔细收好，出门准备上山。谁让我是公主呢，既然都知会父皇了，于情于理，这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完的。谁知刚出门，就碰见了个熟人——薛元淇。

薛元淇一身白衣在原地打转，脑子里都是太子殿下的“千叮万嘱”：

“元淇兄本宫知道你心悦我皇姐，本宫帮你把皇姐约出来，你就在千灯日这个天时地利的日子里，代替本宫陪皇姐去祈福，去逛灯会！”

“皇姐最不喜欢别人鸽她，到时候皇姐知道我不去了肯定很生气，你就去安抚她，陪着她！就你们两个人，本宫就是你的人和！”

“本宫到时候就以太傅为借口，迟太傅肯定会帮本宫的，毕竟太傅之前也是皇姐的老师，太傅那么欣赏你，肯定也希望你能抱得皇姐归！”

“元淇兄，本宫可是从来没有鸽过皇姐，都是为了你，你一定得争气啊！”

“本宫看的出来，皇姐对你不一样，她一定对你有什么想法！”

见薛元淇在门口盯着脚尖转圈圈，脸上表情变幻莫测，我有些疑惑地开口道：“薛大人？”

薛元淇像是被惊了一下，猛地抬头看向我：“六……六殿下，你也在这？”

我打量了下他，总觉得这人今天怪怪的：“原本约了璟弈一起去明华寺祈福，结果只剩下我了。”我笑着说道。

看见薛元淇有些红的脸上尴尬之色一闪而过，我便明白了，感情这高璟弈是在给自己找姐夫呢，这死小孩。

“正巧元淇也要去明华寺祈福，不若一起？”薛元淇有些紧张得看着我，“六……姑娘一人也不太安全。”

之前到了酒楼的时候，送我来的侍卫便退下了，瞧着此刻同样孤身一人的薛元淇，在心里骂道：这小崽子套路还挺深。

孤男寡女，山路漫漫，晚上是不是还要赏个灯？

既已遇见，又是同路，瞧着来来往往的人，也不好当众驳了薛元淇的面子。我笑着说道：“好啊。”

同薛元淇出酒楼时，便听见人群中的窃窃私语：“哎呀，那不是新科状元郎薛大人吗？”

“是呀是呀，他旁边的女子是谁啊？”

一人插进了话：“那人好像是六公主，我曾在前些日子薛府设宴时有幸远远见过一眼，那般风姿见一眼就很难忘记……”

“你别说，薛大人和我们六殿下走一起还挺搭的！”

又是一人断了那人的话：“那我们太傅大人怎么办！”

“我站六殿下和太傅大人，那么多年的喜欢，哪能被半路杀出来的狐狸精被抢了！”

“竹马不敌天降啊，兄弟你落伍了吧！”

……

哎哟喂，各位大哥，正主还没走远呢，你们能安分点不？还有啊，那位兄弟，你是不是要回去请教你的夫子什么叫“青梅竹马”啊？！

我瞧了瞧我身旁的“狐狸精”，见他脸上红的厉害，遂开口道：“都是些无心的话，薛公子莫要放在心上。”

薛元淇忙应道：“元淇并未多想，只是……”他顿了顿，然后格外认真的看着我，“只是殿下真的不介意吗？这毕竟……关乎女子清誉啊。”

竹林从山脚蔓延而上，昨晚落了雨，当下虽日悬中空，空气中仍有雨水与竹叶混合的清冽香气。林间时不时传来三两声虫鸣与鸟叫，我从路边拾了一枝被风雨挂落的竹枝，随手在空中划了两招，朝薛元淇反问道：“你见我像是寻常女子？”

“清誉不傍身啊。”

更何况，七嫁七败的皇室公主，还有何名声而言。

薛元淇闻言愣了片刻，看见女子拿着一根竹枝往前走的背影，抬步匆匆追了上去。

他匆匆的声音也似他匆匆追上来的步伐，在竹林中越来越远：“公主通透，元淇自愧不如。”

15

明华寺是皇家投资建成的，整座寺庙以红木为根基，端得是古朴大气，低调奢华。在一整座山的翡翠竹林中，显得格外惹眼，却又异常的和谐。

沉闷而轰动人心的钟声响彻山林，我和薛元淇拜过了大殿的佛祖，将高璟弈的祈福词一张一张烧给神佛。起身正准备离开时，就见一个小沙弥朝我们走过来，行了一礼之后，用他平静地毫无波澜的语气虔诚的说了一堆。

大致意思就是我们十分心诚，还自己写了那么大一堆祈福词，佛祖一定会被我们的诚心所感动而实现我们的愿望。并且后院还有一棵古树，可以直接上达天听，十分灵，希望我们可以去给我们的心愿再加一层保险。

我看向了薛元淇，用眼神问他去吗？

“常听人说，明华寺的古树十分灵验，不妨我们去看看？”薛元淇说道。我应了声好，便同他一起去了后院。

那是一棵巨大、巨黑，并且挂满了红色祈愿带的树！薛元淇从一旁拿了红色祈愿带：“试试？”

在一旁写了心愿之后，站在树下抬头仰望着这棵巨大的古树，我在心里说道：按着一般话本的套路，是不是丢得越高愿望越容易实现？

我后退了几步，发现这树真的完全看不见头！

薛元淇将祈愿带在手上转了两圈，然后丢了上去，还挺高。他偏头看我，语气里眼里都是少年气：“元淇帮你？”

我挑了挑眉，笑着说：“瞧不起人？”

将祈愿带绞了绞，然后丢了上去，丢在了薛元淇下面一点点。

见状，薛元淇笑了起来。

见左右无人，薛元淇站我旁边，笑着问道：“公主那上面，写了什么？”

我看了他一眼：“国泰民安。”

复又说道，“薛大人可有什么愿望？”

薛元淇看着上面的带子，眼神异常坚定：“忠君之志，矢志报国。”

有些红色祈愿带上面挂了金色的铃铛，风轻轻刮过，丝带飞扬，铃铛声在空旷的院子里铃铃作响。古树太老太沉重，好在丝带轻盈而惹眼。

闻他言，许久我才像是反应过来，眼睛里大概也蒙上了一层细细碎碎的笑意：“晨钟暮鼓。”

16

走到一旁放祈愿带的桌子，将手中的笔端端正正地放下，在心里挣扎了几番，我还是说道：“薛大人，我生辰宴那日酒醉做了些荒唐事，一直欠你一句抱歉。”

我转过头，看见薛元淇脸有些红：“宫中朝中皆知六公主明事理，元淇相信您是不会做什么荒唐事的，更何况，圣人也会犯错，即使是……公主若真做了什么荒唐事，也，自有弥补的法子。公主不必自扰。”

“只是，元淇不明白，公主为何说欠元淇一句抱歉？”

望着薛元淇疑惑却坚定的眼神，我心里有些咋舌：咋的，那晚他也喝醉了？他也不记得了？那我……怎么说？

“我……”就在我出声的同时，门口却传来一句我异常熟悉的声音。

“六殿下！”

我同薛元淇齐齐朝门口望去，就见迟墨站在门口，一双眸子又黑又沉，在我与薛元淇身上逡巡了两圈，然后落在我身上。

就在他抬步朝我走来时，身后匆匆跑来一个青衣小厮，在薛元淇耳边匆匆说了些什么，薛元淇便朝我和迟墨告了声罪，说是家中有事便匆匆离开了。

待迟墨走近了，我才发现他一贯整洁的衣服有些褶皱，几丝头发有些乱地落到前面来。

鬼使神差的，我朝他几丝头发伸出了手，却被他截在了半空。他未言一字，只是微低着头直直地看着我，呼吸有些沉。

我又像是溺在了一汪深潭里。

他松开了抓住我的手，我轻轻将落在他身前的发理到肩后，然后拿起一张红色的祈愿带，眨了眨眼：“太傅，许愿吗？”

迟墨瞥了一眼我手中的红带子，一缕衣袖，提笔便蘸墨。

我微微退开一步，见迟墨下笔略重，嘴角紧抿。这是迟太傅生气的表现啊。

迟墨很快写完之后，便将红带一裹，走到树下就是干净利落地一丢，然后转头看着我，声音还有些冷硬未散：“六殿下袖中

的红带，不丢上去吗？”

啊这，今天太傅火气有一丢丢大吖。

高璟弈都干啥了都！

我有些略微尴尬地从袖中拿出了一根红带，当时写了两根，本想着把薛元淇支开再丢上去的。我笑着打哈哈：“太傅怎么知道我这儿还有一根？”

迟墨没应话，只是移开了目光。

我走到树下，将那根红带裹了裹，丢了上去。谁知这次竟然没丢中，红带顺着树枝掉下来，好死不死掉在迟墨面前，一些字迹也摊开了躺平了。

迟墨低头看了一眼，像是被什么字吸引了，弯腰拾了起来，我连声阻止，已是来不及了。算了算了，也没啥不能看的。

“愿父皇健康，璟弈平安，太傅顺意。”

迟墨眼里的黑沉散开了来，看着我说道：“臣竟不知，在殿下心里，微臣已经能与陛下和太子殿下一同出现在这祈愿带上。”

“诗书礼义，骑射乐数。藺梓所学，大半都是太傅所授，太傅自是重要。”我笑着说道。

迟墨看了我一眼便转过了头：“臣帮殿下丢上去吧。”

走出明华寺大门，才见一匹通体雪白，没有一丝杂色的马被束在一棵树上。

“云间月？”我快步走过去顺了顺云间月的毛，扭头问道：

“太傅你骑马来的？”

“恩。”迟墨应道，“臣送殿下回去吧，不知殿下骑术还记得多少？”

“时常练着呢。”我笑着说，翻车利落地上了马，“我骑马，太傅你呢？”

迟墨见我稳稳得坐着，走到前面拉住了绳子，抬头说道：“我牵着。”

太阳渐渐开始往山下跑，晚霞一点点地铺满了整个明华山，霓虹色的光四散开来，让我想起了在薛府洗梅室的那个黄昏，而原本坐在窗下拨弄琴弦的那个人，此刻正牵着马，同我慢慢悠悠地走着下山的路。

“从蔺梓8岁时初见太傅，现在已经13年了吧。”

他在前面低低地应了一句：“恩。”

看着天边的一轮红日，我笑着说道：“八岁那年看见太傅，我就在心里想，怎么会有生得那么好看的人啊。之后就喜欢同太傅待在一处，我记得还找各种理由劝父皇让我出宫。”

迟墨没有回头，倒是语气里带了点笑意：“是啊，六殿下那时候，缠人得紧。”

迟墨清冷，但对我却是极好的。小时候课业没完成，犯了错了，总是悄悄跑去找迟墨，到后面直接演变成了乐理知识、礼仪仁义等等不是迟墨教授就不学了，直到他真真正正成了授课太傅。现在想想，自己都觉得自己缠人，从课上缠到课下，一哭二闹，撒娇卖萌，不符合公主仪态的事儿，在迟墨面前倒是没有少做。

“那时候，倒是给太傅添了很多麻烦。”我摸了摸鼻子，有些歉意。

迟墨慢悠悠地走着，淡淡地说：“还好。”

“是什么时候变得疏离了呢，”两侧的竹林一棵一棵后移，回忆也在一点点清晰，“十四岁。”念及此，我耳朵有些烫。

那天我又偷溜出宫去太傅府寻迟墨，四处寻不着人，偶见浴池有动静，便也未多想推门就进，正巧便看见了刚出浴的迟墨。震惊之余惊叫出声，迟墨匆匆扯了块什么遮住身体便来捂我的嘴，结果还是招来了管家和几个小厮。

“那是我第一次被父皇责罚，还被教训了大半宿，那时才懵懵懂懂明白了身为一个公主，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感叹道。

只是那次之后，太傅似也在刻意避着我。

见迟墨不语，我笑着岔开了话题：“方才太傅瞧了我祈愿带上写的心愿，公平起见，蔺梓是不是也能知晓太傅写的是什
么？”

迟墨微微偏过头，余晖洒在他密密的睫毛和高挺的鼻梁上，晚霞在他眼底映出星星点点的光。

他抬着头望向我，眼底带着些许笑意：“希望六殿下，八嫁得良人。”

被他晃了眼，心里直道老天爷真是不公平，有人文学武功均是出挑，却偏生还生了一副顶好的皮囊，一颦一笑，均是勾人的刀。

有些慌乱得移开眼：“太傅惯会打趣我。”

17

还未进城，远远便被点亮的长灯所吸引。夜幕低沉，连绵的灯火烧红了半边天际，就像是在呼唤远行的游子，她扬着最温柔的笑意，敞开最温暖的怀抱，轻轻地唤着你。

我下了马，同迟墨并肩走进城里。

四周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入眼皆是千种形态的灯，耳畔全是嘻嘻哈哈的打闹声。

我走过人群，穿过灯火，只有转头看见身旁牵着白马的迟墨时，才觉得我还在人间。

灯火给迟墨过白的脸上添上了几抹暖色，见我望向他，他开了口，透黑的眸子里倒映的全是我和身后的灯火：“怎么了？”

我笑着摇了摇头。忽然觉得裙摆被扯了几下，低头一看，是一个拎着灯的小男孩。

小男孩拉着我的裙角，眼里一片童真：“六公主，买个灯吧！这个灯是月老爷爷的，保姻缘的！”

我看了一眼，那盏月老的灯是个球型，外面用红绳一圈一圈地缠着，暖黄色的灯光透过红绳照出来，格外得暖人心扉。

笑着蹲下去，给小男孩了一个碎银子：“好啊，这灯我买了。不过你得告诉我，你是怎么觉得我是六公主呢？”

小男孩笑嘻嘻那银子放进口袋里，指了指我身旁的迟墨：“因为他是人超好的太傅哥哥呀，而且大家都知道，宫中的六公主喜欢太傅哥哥，所以太傅哥哥身边的肯定是六公主！”

我：……

“而且刚才太傅哥哥看你的眼神，就像是我爹爹看我娘时的一样！六公主你要加油哦，这次一定能成功的！”

看着眼前信誓旦旦满眼鼓励的小孩子，我屈指就弹了他脑门，失笑道：“什么乱七八糟的。”

小男孩捂着头冲我做了个鬼脸就跑了。

我拎着灯起身，笑着对迟墨说道：“童言无忌。”

迟墨笑了笑没应我的话，而是问我饿了没，说是前面有一家不错的酒楼可以试试。这一说，我才觉得是真的饿了。

进了酒楼，才知道迟墨人气有多高，可以说一路都有人笑着给他打招呼，他淡淡地点头示意，寻了靠窗处便坐下了。

小二乐呵呵地上来，道了句“太傅好。”，眼神在我和迟墨身上转了两转，然后又乐呵呵地拿着菜单去传菜了。

“太傅呼声很好嘛。”我支着头，看着迟墨说道。

迟墨抬手给我倒了杯茶：“常去学堂帮忙罢了。”

菜很快便上齐了，看着满桌全是我喜欢的菜色，而且味道还格外对我胃口，我不禁有些咋舌。

直到小二拿了名酒“千丝雪”上来，我才挑眉看向迟墨。

谁知他只是挥退了小二，还起身给我斟了一杯酒，笑着说：

“喝吧。”

我是宫中备受宠爱的六公主，一言一行都必须符合公主仪态，不能丢了皇家脸面。可偏偏，我爱酒；尤其爱民间名酒“千丝雪”。传闻“千丝雪”是一女子为情郎所弃后酿出的酒，取有“千缕青丝悲成雪”之意。

只可惜，皇家公主不宜嗜酒，更不能嗜这民间上不得台面的情爱。

我瞧着眼前的迟墨，只觉得像是回到了七年前的日子，他不是人人口中那个清冷至极的迟太傅，他只是整日被缠得心烦，却又暗中护着我的迟墨哥哥。

我执起酒杯，抬眼看着他，有一瞬间的晃神：“迟墨……哥哥？”

迟墨眼底有流光闪动，同我碰了碰酒杯，是一句极轻、极轻的“嗯”。

酒足饭饱，扭头看繁华街市，灯火闪烁，同迟墨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在满耳的欢声笑语中，有一声格外不同的笑声从窗外闯了进来。

“别闹，你们快出去！”

“哎呀，嫂子害羞了哈哈哈哈哈哈！”

千灯节也是成亲的好时候，街对面的那家便是趁了今日的势，眼下月上中天，倒像是到了闹洞房的时候。

顺着二楼窗沿，倒刚好把那院落里的景象看了个全面。大开的新房门，穿着嫁衣的新郎新娘，一旁嬉闹的亲友们，桂圆莲子花生红枣混着笑声，连街道都拦不住他们的乐。

我一眨不眨地看着很久，直到亲友们被赶了出来，那门关上了，才收回了目光。

我不知道我当时是什么表情，但看迟墨看向我的神情，那大概不怎么得体。伸手给自己倒了酒，迟墨像是想阻止我，却不知

怎么的，还是放任了我。

直到我看见迟墨已经有了五六七八个重影，迟墨才伸手止了我伸向酒壶的手：“酒多伤身。”

他按着我的手透着恰到好处的暖意，在渐凉的夜里，比酒更醉人。

“殿下心中有结，可同臣说说。”他眼神一瞬不眨地看着我。

“若不介意的话，小殿下心有不快，不如同我说说？”眼前突然浮现出了七年前的迟墨，那时他的轮廓，还透着少年气，不及现在的成熟。

所以说，回忆是个奇怪的东西，你明明什么都想不起了，却在某一个时刻，因为一句突然的话、或者是突然的人，又跑回你的脑子里。说到底，有些东西只要它存在过，就不会被遗忘，只不过是回忆有些长。

我笑了笑，脑子混沌一片：“想看满城，游龙长灯。”

“只是这楼，”我指了指窗口，浑身上下都是委屈，“太矮了！”

18

耳边还有迟墨低低地笑声在徘徊，不知怎么的，就到了望星塔下。迟墨说要抱我上去，我死活不要，非要自己走上去。迟墨无奈，只有半搂半抱着把我弄上这座京城里最高的楼。

就凭我路都走不稳的六亲不认的步伐，上楼途中没少折腾迟墨，也没放过上下楼的路人。

到了塔顶被冷风一吹，我一片浆糊的脑子算是清醒了一点点，瞧着额头略有薄汗的迟墨，我有些吐词不清地说道：“公主仪态都被你丢大发了！”

迟墨轻笑出声：“没人认识公主殿下。”

看着迟墨那张脸，我皱了皱鼻子：“但是他们认识你，满城都认识你，而且……而且满城都知道六公主喜欢迟太傅，太傅身边人是六公主。”

迟墨走到我身边，倚着栏杆笑着问我：“哦？那六公主喜欢迟太傅吗？”

被他笑晃了眼，我转过头，沉默了片刻才道：“他曾经是六公主的夫子，是太傅。太傅说，要尊师重道。”

迟墨像是被梗了一下，复接了话：“三年前便不是了。”

六公主十八岁出学堂，便再也不是他迟墨的学生了。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

“殿下，慎言。”

我皱了皱鼻子，嘟囔道：“我又没跟别人说。”转眸望下去，禁不住感叹出声，“好美啊~”

立于高处，入眼是整座京城，千种形态的灯泛着五颜六色的光，连成线，又铺开成面，似游龙，似雏凤。

今夜的月也格外捧场，夜幕中没有一丝乌云，月光皎洁，月色温柔。给这雄伟壮丽的游龙长灯柔化了棱角。

今日城中结亲的人家多，站得如此之高，却反而看得更加清晰。

“殿下在看什么？”

眼前盛景如斯，除了身为公主应该感受到的自豪与欣慰之外，还有几分与夜色同凉的悲怆。

“冠盖满京华。”我听我自己说道。

斯人独憔悴。

迟墨解了外衫搭在我肩头：“夜里风凉。”

我看着肩上的外衫，感受着不属于自己的温热体温，转头笑着看向迟墨。迟墨抿了抿唇，将视线放在了长灯上。

奇怪，怎么身边有个人，就突然忘了那句诗的下一句了。

回忆与现实交织，夜色下的望星塔流光溢彩，塔顶却安静异常。

“母后仙去那年，我六岁，高璟弈只有一岁，”我望着远处的万家灯火，缓缓开口，“那场大火，只有我和璟弈活了下来，那天，高璟弈紧紧抓着一块八珍糕，怎么都不松手。”

“父皇说，太子重情。”

迟墨看向我，正了神色，静静地听着。

“十四岁那年，父皇给我讲了很多，我知道了父皇欲立高璟弈为太子，彼时前朝后宫都会盯着他，我是他亲姐，我的一言一行，都可能会拉他入地狱；我知道了六岁那年的大火，是母后替璟弈挡了灾；我知道了何为一国公主。”

我顿了顿，语气无悲无喜，眼神却渐渐没有了焦点：“后宫是父皇的后宫，我不能替母后报仇；江山是高家人的江山，我的人生也由不得我自己做主；所有爱憎，皆是万劫不复的软肋。”

轻轻笑了笑：“太傅曾在学堂上说，我们都是人中龙凤，享着寻常人家没有的殊荣，自要担起他人没有的担子，这叫责任。”

“当时不懂，后来懂了。”

迟墨眼底泛起的全是心疼，那张薄唇动了动：“殿下……”

“嘘……”我伸出食指压住他刚刚开启的唇，他睫毛动了动，“我不需要安慰。”

“现在也挺好，七次出嫁落了个天煞孤星的名号，倒也清净了。”自嘲的话语吐出来，却扎进了迟墨的心里。

你要说我不在乎，那是不可能的。不管是否愿意嫁人，堂堂一国公主七嫁七败，这要是换个寻常女子，早自杀了。我虽惯会自我安慰，可我还是个女子啊。

迟墨将我伸在他唇上的手指抓了下来，却没有松开我的手，他低低地说道：“对不起。”

我皱了皱眉：“太傅何故道歉啊？”

“会好的。”迟墨看着我的眼睛里倒映的全是我的影子，脸颊被酒熏得通红，眼睛水汪汪的，有些迷离。

我和迟墨互盯了一会儿，突然上前一步，迟墨条件反射地微微后退了一点，撞在了栏杆上。我身形不稳，晃了两晃，他搂住了我的腰，将我带向了他。

鼻尖几乎快撞上了鼻尖，迟墨呼吸明显一窒，眼神暗了暗。

我一瞬不瞬地盯着他的眼睛，伸手摸了摸他的眼角和有些轻颤的睫毛，带着醉意说道：“迟墨，你眼里是盛满了酒吗？怎么比‘千丝雪’还醉人啊……”

19

我好像听见有人用极低极沉的声音在唤我“皎皎”。

皎皎是母后给我取的小字，极少人知道。说是取自《白头吟》
“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

脑海中尽是那人低沉而带磁的声音，一声一声，唤得人心尖直颤。

当我再一次忍着宿醉的头疼从床上爬起来时，便顿感大事不妙。

绿豆糕笑得一脸春光灿烂，端着手里的醒酒汤就给我：“公主，这可是昨晚迟太傅特地交代的，等您醒了，就喝一碗。”

“看那样子，迟太傅可心疼公主了呢，公主好事将近啊~”

我端着瓷碗的手一抖，昨晚？迟墨？昨日我同高璟弈去祈福，结果他放我鸽子，然后遇见了薛元淇，之后遇见了迟墨，接着去逛灯会，吃饭。

还喝了酒！然后呢？我脑子里开始复盘昨天都干了啥，这该死的，一喝醉就断片！

好像去了一个塔，我干了什么，怎么脑子里全是迟墨那双好看的眼睛.....

脑子嗡嗡地响，隐隐约约听见绿豆糕在那嘀嘀咕咕：“您昨儿可是吐了迟太傅一身呢。”

我从碗中幽幽抬起了头，看向绿豆糕。

“哎呀，殿下别担心，人迟太傅什么都没说。”

绿豆糕还在叭叭叭，我赶紧打断她，麻溜地下床穿衣服：“去备份礼物，本宫要出宫！”

“什么礼物啊，殿下您这还头疼着，出宫作甚？”桂花糕拎了件衣服。

“去太傅府赔罪啊！”话音刚落，就听见外面传来了高璟弈的声音。

“皇姐把太傅怎么了？”

瞧着进来的高璟弈，我就气不打一处来。高璟弈笑得乖巧：

“皇姐我这里备了你最爱吃的紫晶丸子……”

我十分明显地磨着后槽牙。

高璟弈讪讪地放下食盒，满眼都是“我错了我悔过”：“皇姐我错了，昨儿太傅已经教训过我了，我回去仔细想了想，的确是我会错了意，而且我觉得太傅说得在理，皇姐你和薛兄确实不合适，我确实不应该把你们凑一起。”

我：？？？

高璟弈继续自言自语：“而且皇弟我认真地琢磨了琢磨，觉得还是迟太傅适合皇姐，虽然年长皇姐些年岁，可也刚好能照顾皇姐啊……”

“高璟弈，你看话本看魔怔了吧！”

20

在太傅府门口下了马车，抬头便撞见了管家陈伯。上次见他，还是七年前在里面的浴池里。

我尽量让自己不那么尴尬，扬起一抹得体的笑：“陈伯。”

“六殿下？！”不知怎的，看见我的陈伯似乎特别高兴，“殿下可好多年没来这太傅府了！”

我笑着答了声“是”，问道：“迟太傅可在？”

“在的在的。”陈伯笑得脸上的皱纹格外显眼，“老奴引殿下进去！”

随陈伯踏进这七年前常来的门，才发觉这里似乎什么都没有变，门还是月牙门，回廊还是垂着绿色的藤蔓，屋檐下的风铃还是七年前自己送给迟墨的那个。只是院中的池子，被填平了。

“本宫记得，这里原先是莲池吧。”我问道。

陈伯看了一眼，笑得慈祥：“殿下没记错，殿下十岁那年落进池子里，公子便围了莲池，七年前便找人填了。”

我“啊”了一声，笑着说：“本宫记得，就落水那事，还被父皇罚了。”

“是啊，殿下都被罚了，公子也是难辞其咎。”陈伯语重心长道。

我有些疑惑得看着陈伯，陈伯迟疑了片刻，还是说道：“公子在朝中孤身一人，不结派不近高官，那时被诬陷谋害皇嗣，陛下虽气，却还是保下了公子。”

“只是生生受了两百鞭，去了半条命。”

陈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只是公子瞒着，谁也不让说。”

聊着聊着，便到了大厅。我推说自己去找迟墨，让陈伯去忙自己的事情。看着陈伯离开，耳畔还是他语气有些沉得话。

怪不得，怪不得那段时间迟墨没有来学堂，也怪不得那段时间我去找他，他都不见我。

提起手上亲手做的糕点就朝后院走，一草一木，都是记忆中的样子。

迟墨房间紧闭，出于经验，我敲了敲门，还唤了几声，见里面一直没动静，便轻轻推门走了进去。

没人？

莫非是在书房？

就在我准备转道书房时，却被余光扫到的一个熟悉的物件止住了脚步。

朝床榻走去，靠近了才发现迟墨枕边整整齐齐地叠着一件披风，正是我去寻洛九华那日，落雨之后迟墨送我回华鹭宫，我给他的那件。

看着那件披风被叠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躺在迟墨枕边，我心里突然涌起了一阵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快到破壳而出，我隐隐约约期待着它，却又明明显现害怕着它。

脚步有些慌乱地走出迟墨的房间，还没走几步，便发现在院角多了一个很小的池塘，几个小厮正在忙着换水，不过从池塘里流出来的水尽是浓黑的墨色。

我走过去：“你们在干什么？”

那几个专心工作的小厮被惊了一下，转过来看着我，大概是不认识，遂什么也没说，就背过去继续引水。

倒是一个小青年笑着说：“姑娘，我们在换水。”

“换水？”我指了指那黑得彻底的水，“这水怎么会这个颜色？”

“唉，姑娘你有所不知，”一个年长的小厮转过来冲我说道，“我们太傅大人什么都好，就是近些年多了个怪癖。”

“把外面那么大的池塘给填了，结果却在这里修了个小的，还喜欢把墨倒池子里，把里面清透的水给染成这个颜色，”那人指了指引出来的黑水，“有时候在这里一坐就是一晚上，大晚上的，就盯着黑水发呆。”

“哎……”另一个小厮加进了话题，“有一次太傅喝醉了，我好像听见他看着池里的月亮，念叨着什么‘池中月皎

皎’。”

那些小厮说着说着，便有认真地去换水了。见他们娴熟的动作，这活计怎么都不是新手。

见池中的水又恢复了清明，映着天上的白云，我心里一团乱麻，步履匆匆直接就冲出了太傅府。

枕边叠得整整齐齐的披风、夜色中倒映在池中墨水里的明月、明华寺中骑马而来的迟墨、东宫里我同薛元淇打闹时迟墨的脸色、高璟弈早晨在我脑子里的话.....

池中月皎皎，谁是池？谁又是月？这一切的一切连起来，我再不懂我就是傻子。

迟墨拎着食盒匆匆从房中出来，恰好撞见了陈伯：“六殿下下来了？”

陈伯见迟墨有些白的脸色，语气急促，应道：“是啊，这府里六殿下熟了，老奴以为殿下自己来找公子了，怎么了？”

迟墨攥着食盒的手骨节发白，路过的小厮像是听见这里的对话，接口道：“大人是说上午提着食盒来的那个蓝衣姑娘吗？”

“对，六殿下今天穿的蓝衣，六殿下人呢？”陈伯急道。

小厮惊了一下，利索地说道：“从太傅大人房里出来后，同换水的小厮聊了几句，就匆匆走了。”

闻言，迟墨看向了一旁的小池子，池水清澈见底，他的脸色却白的吓人。

陈伯小心翼翼地问道：“公子，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没事，你们下去吧。”迟墨语气里是深深的无力。

陈伯看着迟墨一步步朝那个小池子走去，无力、后悔、无边孤单和寂寥，眼里是满满的心疼。

他几乎是陪着迟墨长大的，这么多年，他的公子始终孤身一人。迟墨惯会隐藏心思情绪，所以别人不知道，但他陈伯心里清楚，迟墨喜欢六公主，很多年前就喜欢。

只是他克制、他隐忍，只有那方小池子，是他这些年来所有感情的宣泄口，只有在个别深夜里，才能在这个池边见到真正的迟墨。

21

从太傅府出来，我小半个月没有出华鹭宫的大门，在此期间，《痴情公主冷情郎》出了第五部，不同于前面四本，这一次讲了“千丝雪”的故事，只是故事的结局不是坊间流传的各自天涯，而是两人一同跨过了世俗的眼光与阻碍，白头偕老。

书里说，“千丝雪”真正的含义是“与君共白头”。

故事很感人，也很励志。然后我现在看着床头整整齐齐地五本书，心里却是狐疑：这究竟真是洛九华随手写的，还是与迟墨有关？

那日之后，我慌乱过、迷茫过，也害怕过。我不知道他的喜欢是何时开始的，就像是我问自己的心，千种情绪，却没有一丝头绪。

直到三年一度的围猎，将我从一团乱麻里剥了出来。

围猎在城郊举行，一共两日，第一日白天吃吃喝喝看歌舞表演，晚上篝火晚会，第二日便是各家子弟入林围猎，猎物最多者，能获陛下一道恩旨。

说白了，就是把京城里适龄的公子小姐们，前朝的官员们统统拉出来联谊，搞团建。

来的路上我都刻意避着迟墨，白日宴会上避无可避，匆匆打了个招呼便拉开了距离，好在他神色如常，与平常倒是没有太大的差别，倒显得我有些局促。

局促是真的！

所以我缺席了晚上的篝火晚会。

不过第二日的围猎我却是如何都不能缺席。来的京城公子甚至是皇子都不少，谁都想要皇帝的恩旨。朝堂水深，后宫也好不到哪里去。不过既然高璟弈也参加了，那这头筹就只能是太子的。

“你说什么？太傅也要上马？”刚束好腰封的我有些讶异。

迟墨要去参加围猎？

桂花糕应了句“是”。出门后远远地看见云间月上的迟墨，他一身靛蓝色劲装，长发只用了一条同色布绦系起，他骑白马上，在阳光下像个摸不到的神祇。

目光交接，我赶紧移开了目光。

翻身上了桂花糕牵过来的马，高璟弈骑着他的红马过来，在我身边小声说道：“皇姐，帅！”

我不着痕迹地白了他一眼：“你如果没拔头筹，可要帅气地丢脸！”

高璟弈笑得眉眼弯弯，露出了一口大白牙：“有皇姐，怕什么。”

我笑了笑，等父皇开了口宣布了开始，便和他一同进了林子。进了林子之后，便将我手中所有箭尾翼上换成高璟弈的标签。头顶突然传来一声尖锐的鸟叫，干净利落地挽弓上箭，眯了眯眼，便将那只鸟射了下来。

高璟弈在身旁鼓掌：“厉害呀皇姐，你这箭法师从谁啊？是大将军吗？”

我拨了拨桶里的箭：“太傅。”

高璟弈愣了：“迟太傅？迟太傅箭法这么厉害？那为什么不教我啊？”

“行了吧你，大将军授你武艺你还嫌弃？”勒马朝林子深处走去。

高璟弈跟了上来：“可这迟太傅也瞒得忒紧了吧！”

.....

眼瞧着也快黄昏了，我和高璟弈的桶里只剩下了我手上的最后一支箭：“我觉着可以回去了，这猎物肯定是足够了。”

“那臣弟就多谢皇姐祝我拔得头筹啦！”高璟弈在马上朝我作揖。

我笑骂道：“贫得你！”

谁知话还没说完，便感觉右后方一道劲气涌来——一只箭带着满溢的杀气就朝高璟弈射去。

条件反射将手中最后一支箭射了出去，两只箭在空中相遇，然后齐齐折断落了地：“快走！”

高璟弈还没走出两步，我们便被一群黑衣人团团围住。

领头的那人露出一双鹰一般的眼睛，那目光割在人身上生疼。

高璟弈将我护在我身后，不得不说，太子殿下心态还是很好的。面对着一群穷凶极恶并且多半打不过的杀手，还笑嘻嘻地跟我说：“皇姐，你的武功不会也是太傅教得吧？真偏心。”

不想理他。

我将求救的烟花信号放了，试图跟对方谈条件。

然后我发现

专业的杀手都是靠技术吃饭！

专业的杀手都不靠嘴吃饭！

显而易见，打起来了；显而易见，一个16岁的娃和武功不怎么出色的我，打不过！

我原本还庆幸着对方可能要活口，没想到一出手心就凉了个彻底：招招死手！并且我也不知道是那些侍卫们都退休了，还是我们实在太远了，为什么还没有人来救我们！撑不住了！

正当高璟弈和我再一剑穿了一个刺客之后，就看见有两个朝我们扑过来的黑衣刺客被一箭串成了糖葫芦定在了树上，而另一侧，迟墨脸色沉得可怕。

我望了望，他是一个人！

所以之后，就变成了三个人一边打一边撤一边做记号。

高璟弈受了伤，我精疲力尽，而对面的人怎么都杀不完，总之，战况很是惨烈。

寻了个及其隐蔽的地方将高璟弈放下，我看了看周围：“你就在这里呆着，我去引开刺客，侍卫应该很快会来，我都做了记号。”

高璟弈一把拉住我，失血过多而脸色惨白：“不行！皇姐你不能去。”

迟墨开了口：“六殿下你同太子殿下待在这里，臣去吧。”

耳边已经传来了刺客踩过落叶的脚步声，我急道：“开什么玩笑，你太高了你扮不了他！”

见高璟弈还想说什么，我一掌就把他劈晕了，取了他的披风披上，正要出去却被迟墨拉住了手，我以为他要阻止我，没想到他只是说：“‘太子’身旁有人护卫，可信度才更高。”

22

如果不是这场刺杀，我大概永远不会知道迟墨武功如此之好，我与他的默契如此之高。

我伪装着高璟弈，故而不能直接露面，迟墨轻功极好，便搂着我朝南面跑，身后一群黑尾巴。

我瞄着间隙，用从杀手身上顺来的弩朝后面射，却敌不过那群变态的箭雨。迟墨搂着我一面快步略过，一面躲着身后的弩箭。

密林地势复杂，直到日落，我们才算是甩掉了那一群尾巴，也跑出了那片树林。

看见身后幽深的树林，眼前晚霞漫天的美景，我才松了口气，多亏了有迟墨。谁知我一口气还没松完，就感觉迟墨搂着我的手一松，转头一看，就见他满头薄汗，唇色惨白。

我赶紧扶住他：“怎么了，是太累……”话未说完，便感觉手上黏湿一片，全是血！

我转到迟墨身后一看，就看见一支弩箭插在迟墨后背！

这什么时候插上的？他就这么一直插着一声不吭，还抱着我一路使了这么久的轻功？看着迟墨苍白的侧脸，我强行让自己镇定下来：“我刚看见前面有个小木屋，去那里，我帮你……帮你处理一下。”

那屋子看起来荒废已久，放了床的那间倒是干净的很，估摸着是守山人临时的落脚处。

我扶着迟墨让他靠在床沿上，开始翻找着有没有剪刀，干净的纱布之类的，幸运的是，还都有。

我从未见过那样的迟墨，那双好看的眸子阖着，额上的汗顺着眼睫毛往下流，眉头微微蹙着，脸色白的吓人。一眼望过去，全是易碎地令人心疼的美。

用剪刀将长长的箭尾剪掉，仔细看了看伤口，弩箭入骨，扎得很深。心骂真是群王八羔子，弩箭本就强劲，这还带倒刺，幸

亏没涂毒。

我在心里深深吸了口气，握了握颤抖的右手，让它平静点。然后轻轻握住那半截。

闭了闭眼睛，我放柔了语气：“我记得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在课上捣乱，太傅知道为什么吗？”

迟墨睫毛颤了颤，声音虚弱而嘶哑：“为何？”

“在太傅没来给严太傅做助教之前，我挺乖的。”我笑着说，“八岁那年第一次见太傅，直觉得太傅是九天仙人，便总想闹点事情，让太傅注意到我。”

话语没有一丝停顿，手上却突然一使力，那箭带着血肉被我拔了出来，竟然还有星星点点的白色碎骨。而迟墨只是闷哼了一身，身侧的手攥成拳，青筋毕现。

缓了良久，迟墨才敢轻轻喘了口气：“之……之后呢？”

我拿出腰间的金疮药，幸好有备无患地带了药：“之后啊？就像是太傅知道的，六殿下没有一点公主仪态。”

说着，我便伸手去剥迟墨的衣服，却被他突然一把抓住了手腕，他手心里全是汗，却没有半分力气，轻轻一挣，便能挣开。

我开口哄道：“太傅的伤口在背上，我只是想为你上药。”

迟墨睁开了一直阖着的眸子看着我，那眼里一片血红，嗓音哑得不像话：“臣可以，自己来。”

“你是怕我看见你后背有伤吗？”

果不其然，迟墨眼里闪过了一瞬的慌乱和无措：“你是什么时候.....”

我叹了口气：“你是觉得我会认为你对十岁的我动了心思，所以才舍命救我？”轻轻挣开他的手，拉下衣服给他上药，却还是被那背上斑驳的鞭痕震惊。

长得白的人注定是遮不住伤疤，十一年了，痕迹虽淡，却还是纵横交错在他背上。看得人触目惊心，也看得人难以呼吸。

我语气中带了三分戏谑：“我思想有那么不堪吗？”

迟墨闭眼不语，背上很痛，彻骨得痛，可更难受的是心里，那里就像是被一把钝刀在割，一刀一刀，一道一道，尽是在凌迟他这些年来的“痴心妄想”。

不堪的从来不是她，而是他自己。

他要怎么说，说他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对她动了心；说他知道自已心思的时候是她十四岁闯进他浴池的时候；说情起之时，或许是她十四岁，或许是十二岁，或许更早.....

说自己禽兽不如；说自己身为太傅却对自己学生动了心；说自己对那么小，那么小的她.....

呵，人们都道太子太傅迟墨是君子端方，是公子世无双，是所有读书人的楷模；只有他自己知道，早在很多年前，这张如玉的皮里，就生了一个禽兽不如的东西。

23

从外面拾了些果子，踏着月色进了屋，还在感叹幸亏没有话本里狗血的倾盆大雨！顺着沿途做的那些记号，约莫着最多明日清晨，他们便可以找来了。

狭小的房间里，橙红色的烛光闪烁，门外风起，我赶紧起身关上了门窗。

迟墨侧躺在床上，睡得并不安稳。

看着白的透明的脸上几抹突兀的红，我皱了眉，摸了摸他的额头：真发热了？

进屋时见院中有口井，正准备去看看有没有凉水时，就被攥住了手腕猛地一扯扑向了床榻，我惊呼一声，又怕压着他伤口，堪堪停在迟墨上方。

那双眸子里泛着水光，有些迷茫却又固执的看向我，眼尾是薄薄的红：“不准走。”

我想起身，他却把我抓得很紧。

“你发热了，我去……”话还没说完，就被他匆匆打断：

“不准走。”

嘶哑却带着淡淡的委屈。

我说不出话来。

迟太傅可能真的烧糊涂了。

因为我实在无法将眼前这个像个孩子一样，生病了委委屈屈还带着点撒娇和小霸道的人，与我印象中清冷的太傅大人联系起来。

可我的沉默就像是突然打开了一个开关，他突然坐起来，一把抱住我，紧紧锢在怀里不松手。

“伤.....”一个受伤还发热的人，竟然还有力气。

“皎皎，皎皎，皎皎.....”嘶哑的声音在我耳边低低地呢喃。

我避开他的伤口，一下一下顺着他的背，柔身哄到：“哎，在呢。”

皎皎，在呢。

“明明两次都是你先动的手，明明是你说的，明明你什么都知道了，明明.....皎皎真的喜欢薛元淇吗.....”

听着他在我耳畔喃喃，虽然有一些听不懂，但听懂的那部分，却一字一字敲在我心上，呼吸错乱。

感受到耳畔的呼吸渐渐平稳，我轻轻扶着迟墨躺下，他的手还是抓着我不放，睡容却平和了许多。

抚平他眉间最后一点点地皱，我愣愣地看着这张认识了十三年的脸，扪心自问：高蔺梓，你的心意呢？

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我梦见了我自己。

我看见八岁那年，我挽着垂鬟分肖髻，穿了一身鹅黄色裙装，看着随严太傅走进来的迟墨。他穿着我最爱的蓝色，他立在台上，朝我们行了一礼，音色偏低，尾音带磁：“迟墨。”

我看见背不出课文的我可怜兮兮地看着迟墨，迟墨无奈地笑笑，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见的声音说：“今天必须背完。”我点了点头，然后下了课就抱着课本去了太傅府。听他一字一句地教，带我一字一句地背。

我看见十岁那年我去太傅府找迟墨，见池中莲花甚美，有一朵离湖心亭很近，便想伸手去摘一朵给迟墨，结果却落入了水中。在无尽的黑暗和窒息的恐慌中，他带我回了人间。

我看见每次课下，我都拉着迟墨求吃求玩，想他教我弹琴，教我射箭，教我所有他能教我的一切。他为难的时候，眉头会微微蹙起，然后我就会一哭二闹，撒娇卖萌，最后败下阵来的，一定是迟墨。

我看见我同父皇赏花时，父皇问我丞相家的语书姐姐怎么样。我说语书姐姐是京城闻名的才女，而且人美又温柔，是极好的女孩子。然后父皇问我：“那皎皎觉得，配迟太傅如何？”我愣了愣：“不好！”

“为何？”

我看见那个小不点在梅花林中气鼓鼓地对皇帝说：“因为迟太傅是我的！”

闻言，父皇在梅花林笑出了声。那之后，我给语书姐姐与户部侍郎家的儿子牵了个红线。

我看见校场上迟墨手把手教我射箭，他说：“手要稳，心要静，人只有一颗心，你要用你的那颗心完完整整地去感受你的目标。”我偏过头，眨巴着眼睛问他：“太傅，那这一颗心，是不是也只能完完整整地装进一个人呀？”

我看见十四岁那年，我拿到了迟墨一直在寻找的任鹤老先生的孤本，匆匆忙忙就想给迟墨看，谁知却看见一片烟雾中的他，看见他眼底的错愕与慌乱，感受到热和湿润的手盖在我的唇上，听到他哑而急的声音，说着“别出声！”

我看见后来的几年里，迟墨变得愈加清冷，感受他的刻意回避，我们变得不再如以往一样，直到十八岁离开学堂，我们便更加疏离，最多的交集不过是见面的相互问好。

我看见了无数个迟墨，疏离的、清冷的、温柔的、急促的，却全部都变成了含着笑意的，我太心醉于他的笑容。

我看见明华寺中他发丝微微凌乱，抿着唇将祈愿带扔上古树，却在拾起我的时柔了脸色。

我看见他牵着马走在落日的余晖下，我每次说话时他都会微微侧过头应声，是晚霞漫天，也是岁月静好。

却被破空而来的一支箭而打破。

我看着那只箭插入他的心脏，有鲜血从他嘴角溢出，他却笑着跟我说：“皎皎别怕。”

他说“皎皎对不起。”

他一面笑得那般好看，一面却在我怀里渐渐没了气息。

24

“不要！”我猛地从床上坐起，发觉是梦，才劫后余生。脑海中全是迟墨带血的笑，抬手一抹，才惊觉眼眸全是泪痕。

绿豆糕端着新煮好的茶进来，看见我醒了便一下子扑了过来：

“公主终于醒了，公主您都昏睡了三天了！”

“迟墨呢？他没事吧？”如梦初醒，我抓住绿豆糕问道。

“迟太傅没事，回府第二日便醒了，倒是公主，被何统领发现的时候发着高烧，一睡就是三天……”

听闻迟墨没事，我才松了口气，但念及他肩上的伤，掀被就想下床。

“公主你去哪儿啊？”绿豆糕说道。

“太傅府。”

绿豆糕将我拦了回去：“这都快子时了，公主您再有急事儿也等明日再说呀。”我这才打量了四周，确已深夜，“而且公主您才刚醒来就尽关心迟太傅，太子殿下可还在隔壁躺着呢？”

听了绿豆糕的埋怨，我才猛然想起高璟弈！

高璟弈面色苍白躺在偏殿，几个太医和桂花糕都在轮班守着，据太医说，是失血过多，加上伤了头部，又气急攻心，才会昏睡了三日还未醒来。看着高璟弈没有一丝血色的脸，我心里一阵一阵地抽疼。这么多年，他何曾受过这么重的伤。

吩咐了他们好生照料，便出了偏殿。

原来那日我和迟墨将刺客引走之后，黄昏时侍卫统领才在一堆绿植中扒拉出了太子，然后秘密送回了父皇的营帐。密林似迷宫，一路沿着标记，直到第二日破晓时分，他们才在小破屋里找到了受伤昏迷的迟墨以及高烧的我，也送进了父皇营帐。

父皇瞧着这“盛况”，当机立断，找人假装了太子和我，唱了一出“虽遭遇刺客但完美脱身”的戏码，假太子假公主浩浩荡荡随父皇回宫，而我与高璟弈则被一起送进了华鹭宫，封锁了太子和公主受伤的消息，并且连带着也暗中封了华鹭宫，拒绝任何人的来访。

至于封宫的理由，则是我又要嫁人了。

父皇心腹喜安公公亲口说的，六殿下高茵梓与新科状元薛元淇两情相悦，陛下要亲自赐婚，还给太子放了几天假，可见其重视程度。这不，六殿下欢喜得连宫门都不出了，也不见任何人，忙着待嫁呢！

我就说，怎么这华鸾宫多了那么多红彤彤的喜庆装饰。

我转头问绿豆糕：“为何是薛元淇？”

“桂花糕说，是薛大人自荐的，他当时刚好在陛下营帐内，陛下缺个由头，他便做了这个由头。”绿豆糕说道。

行吧。

父皇可真是鸡贼。

“好了你去守着璟弈吧，他醒了立刻来告诉我，等天明了我再去看他。”挥退了绿豆糕，推开了房门。

子时已过，深夜是一种极致的寂静。

绕过屏风，就见桌上坐着一个一身黑衣的人，我惊了一下，待看清那人，那短暂的“惊”便化成了心头的担心。

快步走过去：“你伤如何了？”

迟墨一把抓住我的手腕，眼底全是血丝，眼里泛着翻涌的情绪。看着他紧抿的唇，就像是极力克制什么。

余光扫到桌上艳丽的红烛，还有周围满是喜庆的红，顿时想明白了前因后果，一下子没忍住就轻笑出声。

迟墨的脸更黑了。

“疼！”手腕突然被他攥得生疼，我一声痛呼。

“六殿下也知道疼吗？”迟墨紧紧地望着我，语气沉得可怕，还透着些咬牙切齿，手上却松了力道。

迟墨觉得自己已经疯了。

那日在太傅府醒来，听闻她平平安安回了宫，才放下心来。结果令他意外的是，薛元淇和她即将成亲的消息迅速传开了。

他一向不在意这些闲言碎语，只是这消息是喜安公公亲口说的，只是她的华鹭宫开始张灯结彩，只是她从未对这门亲事有任何异议。可明明那天晚上，即使他不够清醒，他也清清楚楚感受到了她的靠近。

他来过华鹭宫，却被挡在宫门口，绿豆糕亲口告诉他，六殿下在准备婚嫁事宜，谁也不见。

他等了三天，他怕再等下去就会等来薛元淇和她的一纸婚书。

他从未想过，有一天他迟墨会穿着夜行衣夜探皇宫，就为了问她一句她究竟是何心意。

可当他真的坐在这里，看着满眼刺目的红，他才觉得自己像一个笑话。

满目的红，都在嘲讽他的痴妄。

25

见状，我收了想要逗逗他的心思，左手贴在他握住我的手上，曲起食指蹭了蹭他的手背，像是安抚。

瞧着他脸色仅仅就因为这个小动作便缓和了一些，我心里一阵闷闷地疼。

得，一晚上，这心尽在疼了。

还未开口，就听他开口问道：“你真的，要嫁给薛元淇吗？”

我叹了口气，拉住他的手说道：“太子三日未见人影，连太傅都见不着人；华鹭宫暗中守卫森严，进出不得；突然传出了我要成亲的消息，并迅速流散开来；喜安公公从不多言，即使是有人无意间听见……难道这一切，太傅不觉得蹊跷吗？”

瞧着迟墨看我的眼神，我像是突然什么都明白了。

他不是不知道个中蹊跷，他只是在意我，害怕我的态度。

于他而言，我不是才醒来刚知道自己“被成亲”的人，而不仅是活蹦乱跳了三天，还待在宫中待嫁，并且没有对婚事做出一点异议。

只是，我之前七次赐婚，除了第一次挣扎一下，之后哪次不是乖乖履行公主的责任？

“我之前，不也是这样的吗？”我一脸疑惑地开口。怎么这次，迟墨反应这么大？莫非他是近期喜欢上我的？

“之前的七个，殿下并不喜欢他们。”犹豫了一下，迟墨还是开口道。

这下我懵了：“这个我就喜欢了？”

迟墨抿着唇，只是看着我，也没有再说话。

原来，迟墨以为我喜欢薛元淇，而薛元淇显而易见地喜欢我，这不就他脑补的两情相悦了，所以人急了！

我忍下了想要上脸的笑意，忙低下头，扳开迟墨桌下紧握成拳的另一只手。他攥得用力，手指关节发白，原本素白纤长，骨节分明的十指都有些微微地变形。我一边一点一点揉着他的手，一边放柔了语气，絮絮叨叨地说。

“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梦见了我和太傅过去的那些日子，也想起来了很多已经模糊了事情。”

“从八岁开始，到现在，十三年里，起码有一半，都刻着太傅的影子。”

我低着头轻轻揉着迟墨的手，我能感受到迟墨在注视着我，他没说话，只是静静地听着。

“我从未仔细地想过，为何我身边的人那般多，却偏偏喜欢缠着太傅。在那个梦里，我是个局外人，看着回忆里的那个我，看着这些年走过的路。看着笑起来的太傅、看着无奈的太傅、

看着慌张的太傅、看着温柔的太傅、看着.....为我受伤的太傅.....”

迟墨的手有些颤抖。

我弯了嘴角，抬头看着迟墨，正好撞进他满眼来不及掩饰的情绪里。

我轻轻的说：“我会开心，会心痛，会难过，会期待，会.....舍不得。”

迟墨看着我，声线有些抖：“殿下，这是何意？”

我笑着说：“意思就是说，太傅你瞧我这未梳洗的样子，我昏迷了三天不久前才刚醒，也才知道要成亲的消息。”

迟墨喉结下上滚动了一下，他未说话，还是直直地看着我。

我咳了一声：“意思就是说，皎皎不嫁给薛元淇，也不喜欢薛元淇。”

慢慢凑到他耳边，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因为皎皎有喜欢的人了，只是皎皎明白得有些晚，对不起，迟墨。”

26

迟墨嗓音嘶哑：“殿下，说什么？”

我：.....

我这说得还不够明白？

有些气败地看着迟墨，可这般情绪外露，却又小心翼翼的迟墨，实在是让人窝心。

桌上红烛燃着橙红色的光，在安静的夜里“革拔”作响。

门窗关得紧，我突然脸上有些热意：“我说，我喜欢你，高蔺梓喜欢迟墨。”

如果我之前有害怕，有退缩，有犹豫，那么在我彻底认清自己的心那一刻，便不会再畏惧、后退。

我不知道何时情起，只是他一唤，便惊觉已深。

话音刚落，就被扯入一个温暖的怀抱里。

他抱得很紧，就像是要把我融进骨血里，就像是一松手我就消失了。

我环过他的腰，子时泛凉的夜里，我们就在满目的红色中静静地相拥，拥抱过去十三年中的点点滴滴，拥抱不知何起的动情，拥抱弯弯绕绕但是彼此还在的万幸。

但有的人，煞风景的人，就在这个时间点，醒了！

“公主！太子殿下醒了！”绿豆糕直接冲了进来，瞧着房中的景象，惊得顿时定在原地，然后捂住了嘴。

我猛地将迟墨推开，摸了摸鼻子：这死丫头，怎么这么会挑时候。

绿豆糕捂着嘴，手指颤颤巍巍：“太……太傅怎么在这里，公主您们……你们刚才……”接着一副终于找到脑子的模样：“月亮很美，我去赏月，赏月！”然后一溜烟跑了出去，还死死地带上了门！

迟墨又变成了那个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样子，只是耳朵有点红：“殿下说昏迷了三日，身子可，可还有不适？”

“啊，挺好。”空气中弥漫着顶不住的胶着与暧昧。

“那……夜深了，我先走了，殿下好好休息。”

“嗯好。”我说道，见迟墨干净利落就要翻窗离开，“你小心点！”

他侧过脸，淡淡地笑道：“嗯。”

目送迟墨离开后，我松了口气，顺了顺跳得乱七八糟的心跳，看着他刚才坐过的地方，心里涌起一阵奇异的感觉。

调整了下心态，打开房门，就见正在听我墙角的绿豆糕被惊得立马站了起来，正色说道：“我怕公主吃亏！”

我；？？？

眼看着绿豆糕一脸的八卦即将开启她那张叭叭叭的小嘴，我赶紧打断道：“闭嘴！别说别看别问别乱传！”

“去看高璟弈。”

绿豆糕：.....差点没憋死我自己QAQ

27

经太医诊断，说是高璟弈已经没事了，只需要好好休养。第二日便被送回了东宫，去看过他之后，我便溜去了太傅府。

陈伯还是老远就笑着来迎我，只是这次说什么也要亲自把我带到大厅，然后说自己去请太傅，还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别乱跑。

看着陈伯拖着年迈的身子骨健步如飞，想起陈伯之前跟我说的话，突然觉着，陈伯可能是个明白人。

左右无趣，便走到门口看着前院，这迟墨也正是，填了莲池也不知道种点其他东西，光秃秃的丑死了。

“皎皎。”

闻有人唤我，低沉悦耳。

迟墨一身墨蓝色锦衣，穿过月牙门朝我走来，腰间玉珰随着他走路的幅度轻轻碰撞，发出清脆的声，他望着我，带着笑。

原来跨过那道坎之后，再看见他，竟是这般的轻松，与心动。

“皎皎在看什么？”迟墨站在我身旁说道。

那声“皎皎”与我梦中的声音重叠，叫得我耳根一烫。

指了指那湖：“要不还是还原吧，以前的莲池多好看啊，何况我现在也摔不下去了。”我打趣道。

迟墨看了前面的池子一眼：“好。”

我转头看向迟墨，笑得眉眼弯弯：“听闻城南的格凌花开了，不知太傅可有空闲啊？”

和迟墨一起去城南游玩，大概那话本的最终章就要来了，名字就叫“有情人之终成眷属”。

“太傅今天真好看，太傅是知道我今天会来吗？”

“嗯，猜的。”

其实不是猜的，是想，如果今日皎皎不来，我便进宫去寻她。

从城南回来时，已经黄昏了，与去时最大的区别就是：也不知道是谁先动的手，反正这两只手是拉在一起了。

并且是在半个京城老百姓的注视下。

又去了上次那家味道很好的酒楼，坐在相同的位置，心境却是大不一样。

看着源源不断上上来的菜色，我笑着问道：“太傅把我的口味倒是记得清楚啊。”

迟墨面色如常，生硬地转移了话题：“今天有说书的。”

我扭头一看，却是有个老头坐在下面，像是准备着开讲了。

正当我朝小二要酒时，却被迟墨拦了下来，说是今日就不饮酒了。

“为什么？”我看着迟墨。

“因为殿下醉了酒，就……”

迟墨话还没说完，就被楼下说书先生的极具穿透力的一嗓子打断了。

“我们上回说到六殿下苦追太傅大人不果，那叫一个伤心啊！”

我跟迟墨的眼里不约而同的闪过一丝尴尬之色，楼下听说书的人极多，我现在就万分庆幸自己选了二楼的座位，没有坐在大厅里听着自己的流言。

“不过我们六殿下是谁？当今陛下最疼爱的公主，生得也花容月貌，还知书达理，那能没人喜欢吗？”

吃瓜群众齐声大喊：“有！”“那必须有！”

我：……

有种不好的预感。

“对啊！”那说书先生说道，“这就要说道我们的新科状元薛元淇薛大人了！薛大人可谓是除了当朝太子太傅迟墨之外的，又一大天才了。”

“大家都知道陛下快给六殿下和薛大人赐婚了吧！这次可是认真的，薛大人心仪六殿下，那简直是个人都看得出来！”

我：……

“六殿下待薛大人也是极好，又是亲手做八珍糕，还特地带着太子去薛府庆贺薛大人乔迁，还和薛大人一起在千灯节去明华寺祈福，老朽那日在明华山下遇见了两位，可谓是郎才女貌啊！”

这时，吃瓜群众们意见不一了。

A：“我也见过！我就不喜欢太傅，六殿下喜欢他那么多年，他还一副清清冷冷的样子，那干脆就不要喜欢了！薛大人多好啊，人又心善！”

B：“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太傅也很好啊，还时常来我们学堂帮忙，那可是教皇子皇女的太傅！反正我支持太傅和六公主！”

C：“你支持了也没用，陛下就要赐婚啦！我听我宫里的姐妹说，六殿下的华鹭宫早就是一片红海，喜庆非常了！”

D：“我才不信！我刚还看见太傅和六殿下在城南一起赏花呢，手拉手！”

.....

楼下一片嘈杂，楼上隔间里却异常安静。

我喝了口茶压了压惊，眼看着迟墨的脸色肉眼可见的变得难看。

我开始转着茶杯，在心里斟酌再三，还是说道：“我对薛元淇好，是有原因的。”

迟墨直直地看着我：“是何原因？”

面露难色，我干脆把心一横，坦白道：“就.....之前我，酒醉后，轻薄了薛元淇，就挺愧疚的。”

“轻薄”这个词一出来，果不其然，迟墨的脸就黑了：“何时，如何轻薄的？”

啊这.....

我扯了扯嘴角：“就，上次我生日宴的时候，在汉白玉亭，好像是晚上宴会散了之后，我喝的有点多，就.....”后面的话，我有些开不了口。

迟墨望着我，冷静地可怕：“你吻了他？”

我有些不知道该作何表情，但迟墨就像是从我的神情里知道了一切，他喝了口茶，说道：“据我所知，殿下醉是记不清醉酒之后的事的，那殿下又如何知道那日是薛元淇呢？”

完了，迟墨生气了。

我疯狂地在心里措辞：“我还记得，一点点画面，”瞄着迟墨的神色，“玄色衣裳，暖白色玉佩，还有之后薛元淇见我的反应.....”

见迟墨眸子里闪着越来越危险的光，我忙转移了话头：“都怪我！”

“醉酒误人！”

“我之前不知道薛元.....薛大人的心思，以为他是不好意思，我改日就去同他说清楚。”我目光诚恳地看着迟墨。

28

饭吃了个囫圇，便被迟墨拉着回了太傅府。

“在这等我一下。”迟墨将我按在他房间的桌前，然后径直去了屏风后的内室。

我有些莫名地看着他，不知道迟太傅要干什么。

耳畔传来一阵换衣服时“窸窣窸窣”的声音，我心里惊了一下：这是想干什么？这么急吗？万一.....假如.....我是跑，还是从了呢？

直到衣服声没了，听见他的脚步声，我内心还分成的两派还在不停battle，坐立难安！

但当我看见迟墨的时候，便被定在了原地。

迟墨一身玄衣，腰间追着一枚暖白色玉佩，乌黑的发半挽，顺在身后。

那个亭子里，我压着那个玄衣男子的画面又回到我脑子里，脚边是碎了的酒壶，一侧是纠缠在一起的乌发，只是这次，我还听见那个酒醉的六殿下满是酒意，吐词不清地话：“迟墨，你真好看~”

就这句突然冒出脑海的话，直接在我脑海里炸开了一朵烟花。

“殿下，眼熟吗？”迟墨语气中有些说不清的味道。

我微微后退一步：“那天晚上，是你？”

迟墨走到我身前，微微低着头，眼底有些暗色：“殿下希望是谁？”

“不是，我……”我忙解释道，“那为什么薛元淇第一次见我是那种神情啊！”

想起那日在朝露殿薛元淇见到我时瞬间爆红的脸，和支支吾吾的话，突然就有点生气，怎么回事这都！

迟墨抿了抿唇：“薛大人的事交给我，皎皎不用担心。”

“你不生气了？”闻言，我笑着看着迟墨。

大概是我那双眼睛里盛满了笑意，也大概是那双眼里，全是他。迟墨看着我，喉结轻轻滚动，眼神暗了暗，便低头吻了上来。

慢慢地研，细细地磨，从小心翼翼的试探，到一步一步地攻城略地。

我浑身发软，全身的支撑点都落在了把我圈在怀里的迟墨身上，眼里泛着水光，耳朵脸颊热得吓人：“太傅你！”

谁料迟墨笑了笑，低声说道：“皎皎轻薄了我两次，我不能讨要回来吗？”

老半晌才反应过来：“两次？还有一次什么时候？！”

我心里走马灯一样的回忆，我什么时候喝醉了，同时手还能够到迟墨？

“千灯节那天，那个塔？”我满眼无辜地瞧着迟墨。

迟墨语气里全部无奈，轻声笑道：“皎皎以后还是莫要再醉酒了。”

“尤其是我不在的时候。”他强调道。

看着迟墨的笑容，耳畔是他带着宠溺和揶揄的话语，耳朵一阵烫过一阵。突然想起了什么，拉着迟墨的衣领，急急说道：

“那那两次，我又没有乱说些什么！”

迟墨嘴角的笑意瞬间凝了一下，然后又神色如常，快得就像没发生过。

但我看见了！心瞬间就提了起来！

“我说了什么，你快告诉我，我唔！”

谁能告诉我这种用嘴堵住别人的嘴，让别人不仅不能说话，脑子一片空白还不能运转的缺德办法是谁想出来的！

29

她为薛元淇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就像八珍糕、就像赴她不用参加的官员宴会、就像单独去祈福.....

我一直以为，或者说，我一直害怕，她喜欢薛元淇。

还好、幸好、真好。

30

华鹭宫里的红海已经拆了下去，但六殿下要和薛元淇成亲的消息却愈演愈烈，甚至已经到了能和太傅公主cp相抗衡的地步。

直到听闻早晨薛元淇向父皇提了亲，我才终于坐不住了。

朝露殿里，我和我爹对坐在小榻上，我爹，就是这个全天下最尊贵的男人，正闭着眼睛沐浴着正午的阳光，等着我正在煮的茶。

将煮好的茶递给父皇，乱七八糟地扯了很多有的没的，然后拉回正题，小心翼翼试探道：“父皇，如今太子也恢复如常了，不知……儿臣与薛大人的流言……”

是不是可以辟谣了！

流言这种事情，要从源头抓起啊！

父皇你让喜安公公说句话吧！

我爹缓缓抿了口茶，端得是一排威严高贵。他掀开一边眼皮看着我：“你跟薛大人怎么了？朕看元淇挺好啊。”

我：？？？

“元淇那小子文治武功都算不错，心思单纯，满眼都是你。”我爹放下了杯子，“而且朕听说，你对那小子不也很好？人刚才还心心念念想迎娶你，怎么，你不喜欢？”

我：流言害死人啊。

我赶紧摇了摇头，一脸苦相：“父皇，您不会答应了吧？那都是谣言啊！”

我爹睨了我一眼，正要说话，就听喜安公公进来说：“陛下，迟墨迟太傅来了，正在殿外候着呢。”

我看了我爹一眼，目光闪烁。

我爹满是不屑地瞧了我一眼，随手一指一旁的屏风：“后面待着去，朕没让你出来不准出来，安静点。”

我撅了撅嘴，麻溜儿地滚了。

不过迟墨不会是因为薛元淇求父皇赐婚的事来的吧？那他这消息也太快了吧，我都是薛元淇走了没多久就杀过来了。

躲在屏风后面，眼见着迟墨径直走进来，一撩衣袍便直直地跪了下来，嗓音清冷而低沉：“臣迟墨，参见陛下。”

我爹坐于案前，阳光穿过窗户洒进来，照得他闪闪发光：“太傅起身吧。”

闻言，迟墨却没有动，还是跪在那里，脊背笔直。

皇帝睁开眼斜了他一眼：“太傅有事？”

迟墨行了一礼，望向了皇上：“迟墨不才，想向陛下求娶六公主。”

一句无比简单的话，他说得郑重，说完又磕了个头。

我爹趁着迟墨磕头的间隙瞪了一眼屏风后的我，而我立于屏风后，满头的感叹号。

迟墨，在，求娶我！！！！

我爹的压力止住了我想飞奔出去的脚步，不知怎么的，我下意识的将呼吸放得更轻，就好像是害怕迟墨知道我在这里一样。

或者是，关于他想娶我这件事，我还想知道得更多。

而我心里明白，以迟墨的性子，有些话他死都不会在我面前说。

我爹正了脸色，一手撑着桌沿，身子微微朝迟墨倾了倾，天子的威严散了开来：“你想娶蔺梓？依仗什么？”

爹，把你的威压收着点，别吓到我家太傅！

虽然心里这里这么想着，却还是竖起了耳边，一眨不眨地看着迟墨。

迟墨始终看着我爹，眼里一片坦诚：“迟墨自知自己配不上六公主，且碍于曾经的身份，还有违世俗，必惹流言。”

他一字一句，说得认真：“但迟墨心仪六公主多年，情起不知处，一往而深。经年来，长思量，不能忘，想要照顾公主一生，护她一生安稳。”

长思量，不能忘。

我觉得我心里揣着一窝兔子，并且这些兔子已经因为跳得太快而快死了！

我爹看着迟墨，缓缓开了口：“多年？是有多少年？”

闻言，迟墨脸白了白，垂在身侧的指节被捏得发白，他低下头，顿了一下，说道：“七年前，迟墨便发现，心仪六公主。”

我：！！！！

殿上的天子脸色瞬间沉了下去，殿内的空气都随着天子的情绪而凝滞起来，我爹开了口，语气有些沉：“七年前，蔺梓才十四岁吧。”

“情起不知处，那你多久对她动的心思？她十三岁？十二岁？还是十岁？还是更小？”

皇帝每说一个字，迟墨的脸就白了一分。

“迟太傅，”皇帝静静地看着他，眼里是盖不住嘲讽，“你可以啊。”

迟墨脸色惨白，他低着头，像是在想说什么，却什么都开不了口。

看着迟墨的脸色，我心里一阵一阵揪着疼。

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十四岁之后，他会刻意疏远我；他会变成只剩下了清冷的迟太傅；他会让人将那莲池填了。

他是在躲着我，或者说，他是在躲着他的心，躲着他的动情。按着我那时的年龄，我同他的师生关系，他定是觉得自己不堪，并且现在都这么认为。这成为了他的一块心病，所以才会仅仅只是因为我爹的几句话，就如此。

皇帝像是缓了缓，看着跪在下面的迟墨，声音冷硬：“蔺梓之前的婚事，太傅可有参与？”

“还是说，都是太傅的手笔？”

闻言，迟墨直接弯下了腰：“臣有罪！”

皇帝见状一甩手便将桌上的一叠奏折朝迟墨砸了过去：“你大胆！”

31

有些奏折在空中散开，薄薄的一页纸划过，割伤了迟墨的耳朵，几滴鲜血顺着便流了下来。

我赶紧冲了出去，直接就在迟墨身旁跪下：“父皇息怒！”

迟墨一脸错愕地看着我出来，我安抚地看了迟墨一眼，但我的出现似乎并不能安抚到他，反而让他连嘴唇上最后一点血色也没了。

“谁让你出来的，进去！”我爹冲我吼道。

“父皇，您别气坏了身子，都是过去的事了。”我软声劝道。

皇帝显然真的动了气：“连朕的赐婚都可以做手脚，七次，还有与别国的和亲，若是因为你迟墨，毁了异国邦交……”冷笑了一声，“迟墨，你在朕身边十三年，朕竟不知朕还小瞧了你！”

皇帝指着迟墨，眼神却落在我身上：“刚才他的话你也听见了，你知道那时候他看着你，心里都是些什么龌蹉心思？”

耳畔是迟墨嘶哑的声音：“臣万死。”

“父皇，您别这么说，况且和亲这不也没出事吗？还……”
我话还没说完，我爹便打断了我，“高蔺梓，你是个公主！”

空气一时间安静了下来，我垂着眸子，一时没接话。

迟墨刚想开口，便被身旁的女声打断了。

“儿臣一直都知道父皇很疼爱儿臣，儿臣也知道一个公主的责任，”我笑了笑，看着那个一向疼爱我的爹，“所以父皇指婚，除了第一次还不太懂事之外，其余六次，都乖乖地等红妆，不论有没有感情，是不是认识。其余时候，我也努力地做一个合格的公主殿下。”

“可是父皇，人固然有得到就要有失去，可人也有心啊。”

“儿臣喜欢迟太傅，况且不论是七年前还是七年后，都是儿臣先对太傅动的手，”我轻轻握住了迟墨的手，刚一碰到，他便用力地回握了过来。

皇帝看着我们俩，经岁月打磨的眼睛更加犀利，他将目光落在我身上，问道：“呵，不声不响，突然喜欢上他了？”

迟墨的手不经意间加了点力道，但又迅速卸了下去。我屈其尾指轻轻挠了挠迟墨的掌心。看来这个问题，又扎他心了。

“不是突然，是很久了。”我笑着说，“只是埋得有点深，太傅帮我挖出来时，有些费力。”

衣袍下牵着的手十指紧扣，手心贴着手心，就像是心贴着心。

我爹没说话，只是静静地坐在上面看着我们。

“父皇，太傅来说求娶我，而不是请求父皇赐婚，就是相像寻常人家一般，去求亲，待老丈人同意了，便迎心仪的姑娘回家。”同迟墨相视一笑，心里却暖得想化掉。

是因为心意相同，是因为他如此重视我，是因为心仪的人想娶我回家。

迟墨敛了笑：“臣有罪，也有错，所有罚臣都认。但是迟墨真心求娶公主，希望陛下成全。”

皇帝愣愣地看着他，我心思一转，索性殿里也只有我们三个人，便开启了撒娇模式：“爹爹~~”

谁知我后面的话还没说，我爹就是一句：“滚出去！”

我：.....

“两个都滚出去！”

站在朝露殿门口，我伸手向看看迟墨染血的耳朵，却被他微微偏头避开：“够红了。”

他声音有些小，我没听清：“什么？”

“我说，”迟墨转过头看着我，“刚才你都听见了，你真的不在乎吗？不会觉得我……”

“觉得你什么？禽兽不如啊？”我笑着说道，看着迟墨脸部线条有点僵硬，我伸手柔了两把，没啥肉，没手感！

“指不定我八岁那年见到你，就被你美色诱惑了呢，谁比谁禽兽哦！”

闻言，迟墨笑出了声：“皎皎都在乱说些什么。”

“我说真的，不骗你！”谁让你长得那么好看呢？

“不过迟墨，你觉得父皇能同意吗？”我偏头问道，迟墨看着我笑了笑，其实我们心里都明白：会同意的。

顺着朝露殿一阶一阶下楼梯，迟墨拉着我，还是那个夕阳，还是那片晚霞。无数个画面重叠，我们就像是要这样走一辈子，从日出到日暮，从青丝如墨到白发苍苍。

余晖下，传来两人越走越远的声音。

“迟墨，我之前那七次赐婚都是你搞砸的？”

“嗯。”

“那……《痴情公主冷情郎》是不是也是你的杰作？”

“..... 嗯。”

“太傅你心思很深啊，利用流言让大家接受我们啊！”

“其实，那不是主要目的。”

“主要目的是什么？”

“.....”

主要目的，是教你试着，爱上我。

32

朝露殿里。

“滚出来！”显然，天子怒气未消。

内室的门缓缓打开，洛九华带着为难又尴尬地笑颤颤巍巍走了出来：“陛下，莫生气，莫气坏了身子。”

见天子没有主动说话的打算，洛九华小心翼翼地问：“不知陛下，想要那话本，下一期写什么啊？”

天子一挑眉，开口道：“这不是迟墨一手组织的？”

“哪儿能啊！”洛九华面上笑嘻嘻，“九华肯定是听陛下的啊~”

天子一瞧见洛九华这样子，就想起了刚才那糟心的一幕，开口赶了人：“行了，给朕出去！”

闻言，洛九华行了礼一溜烟跑了。

直到出了朝露殿才松了口气，抬手擦了下额头的冷汗：哎哟喂，迟太傅您这下可把我害惨了，这人情我洛九华还得老大了！

喜安公公新煮了一碗茶，递给皇帝：“陛下既然早知道，又何必气伤了身子。”

皇帝接过茶一口饮尽：“知道是知道，却不知晓这里面这么多弯弯绕绕。”

“那迟墨，他伴在朕身边也十三年了，朕也是从那话本里瞧出的端倪，早知他心思深，朕却还是低估了他。”

喜安公公笑着顺毛哄：“太傅心思再深，老奴瞧着，也被六殿下吃得死死的。”

皇帝哼了一声，拿起一本喜安公公整理好的奏折：“那不然，就他那抱了这么些年的心思，朕早就摘了他脑袋！”

喜安公公递过一支笔：“太傅想是知道分寸的，这么些年，不也避着殿下的吗？”

“就是不知道怎么突然转了性子。”皇帝瞥了一眼手边的五本话本，心里琢磨着，难道真的是自家姑娘先下得手？

三日后，皇帝陛下在朝上下了旨：赐婚六公主高蔺梓与太子太傅迟墨，定了下月初七，也就是乞巧节那日大婚。

举国上下一片欢呼，都在欢喜着自己嗑得cp终于圆满结局了，公主殿下终于追到了那个清冷至极的太傅大人！

而其中还夹杂了一些哭唧唧，悲哀自己嗑得薛大人和六殿下BE了。

后来，有人见到在一次下朝之后，太傅与薛大人在亭中叙话的场面。众人以为会有好戏看，没想到两位只是和和乐乐的聊了几句，就各自散场了。

甚至是BE了的薛元淇还亲自出现在了太傅与公主的婚宴上，祝贺其白首偕老。

而关于亭子里两位大人的叙话，有多个版本。传播最广的一个版本，则是薛元淇对迟墨说：“元淇自六殿下生辰宴上惊鸿一瞥，惊为天人，自此辗转难眠，魂牵梦萦。”

他说自己本也不敢妄念六殿下，却在第二日朝露殿时，见六殿下神态，以为……结果没想到是自己会错了意，六殿下原来心有所属。

只是自己不明白，明明所熟知公主的人都知道六殿下待自己不同，为何一切竟都只是都错意了。

太傅大人那日尽职地履行了他“传道授业解惑”中“解惑”的职责，淡淡地说，是因为殿下认错了人。

对于此事，众百姓只想说：太傅大人对昔日的情敌真的是，字字诛心、招招致命，毫不留情！

不过幸好，薛元淇出乎大家意料地拿得起放得下。

而这些，都记在《痴情公主冷情郎》最终卷中。

但话本上没有写的是，有人在明华寺上香，扔祈愿带时，无意间勾下来了一根红带子，上面用力透纸背的字写着五个字：池中月皎皎。

（正文完）

2020年3月19日

生日宴汉白玉亭番外：